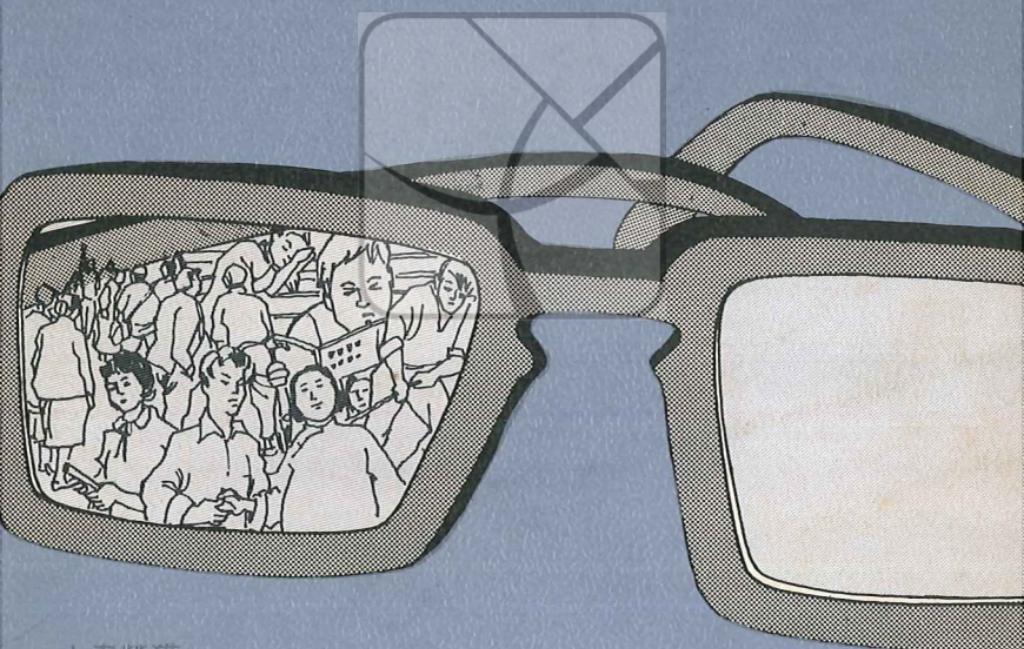


冷眼集

伍良之著



本書榮獲
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
雪蘭莪福建會館
主辦文藝創作比賽
散文組優秀獎

洪天賜教授捐贈 冷眼集

伍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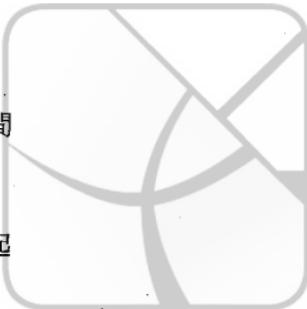


本書獲得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
與雪蘭莪福建會館文學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目次

序	甄供
讀「冷眼集」	徐君
當老板不在時	1
本地薑不辣的根源	2
頭腦簡單	3
竟有這麼好吃的	4
落後國人才外流	5
從學生要做膠工說起	6
從一件運動意外想到的	7
失落的玩具	9
我賺到一部「馬華新文學大系」	11
從兩宗悲劇談起	12
養一個來玩玩	14
撈外快的邏輯	15
從學生的虛榮感說開去	16
從女編劇到貨腰	18
選美餘話	19
捐客的咀臉	21
冷眼兩則	22
老有所養	24
勢利的狗眼	26
拾金不昧的故事	27
我看粵劇	29
奴性的一面	31
安享現成	32
欲蓋彌彰	33
戴上方帽子後	35
不知人間何世	37
不喜歡雌的	38
地位・人品	39
人 文對照	40

老婦人失財記	41
婦女的形象	42
雜役有錢出借	43
小知識份子的真面目	44
生個女的	45
以貌取人	46
我做來的	47
盛名之累(一)	48
盛名之累(二)	49
被鉤着的魚	50
邏輯外一章	51
取名記趣	52
活在恐懼中	53
莫虧待自己	55
做了犧牲品	57
從人妖說開去	58
做工是消磨時間	59
生活小品	60
爭的種種	62
從捐助學校說起	64
涵養扯談	66
搓麻將	67
亂丟垃圾	69
使用公路	70
冷漠的人心	71
中學生眼中的教師	72
教餘隨筆	75
貧窮與教育	77
後記	80



序

「冷眼集」是參與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雪蘭莪福建會館主辦的文藝創作比賽而獲得散文優勝獎的作品，作者在作品付梓之前，囑我作一篇序文之類的文字。我覺得自己並不擅長作序的人，便加以推宕，但作者一再堅持，並說：「你是『冷眼集』的第一位讀者，大部份的文章都在『文藝春秋』刊載過，由你來談談讀後的感想，倒是合適的。」

的確，文集中大部份的作品，在與讀者見面之前，我可說是第一個讀者，也是次數讀得最多的一個。為什麼呢？因為從發排到編版的過程中，為了改正排字的錯誤，讀它三四次，倒也是常事。記得「文藝春秋」創刊以來，伍良之先生是常賜稿的作者之一，他似乎寫得很勤，所以收錄在「冷眼集」裏的大部份作品，都是在「文藝春秋」刊載過的。

作者把他所寫的一系列雜感、隨筆的文字，以「冷眼集」為總題來發表時，是否是取「冷眼旁觀」之意呢？我不知道。但細讀作者的作品，就會感到作者並不以旁觀者自居，而是一個關心世道的人，他有一顆熾熱的心，對於現實生活中光怪陸離的現象，有所感觸，有所批評，因此「冷眼集」裏的文章，可說是「言之有物」。進而言之，「言之有物」也可說是「文藝春秋」選稿的準則，刊出的文章，不論任何體裁的作品，大都離不開這一個標準。

我想，「言之有物」是雜感、隨筆這類文體的主要特徵，也是它的生命。如果離開這點，潛心於文字的雕琢，發抒一些無聊賴的情趣，都可說是走入邪道後的產物，不能算是雜感、隨筆的正宗。具有高度水準的散文，它必須具有犀利、明快、精悍及富有教育意義這種種特性，所以它能幫助讀者觀

察事物、認識事物，進而能移風易俗，有益於世道人心，為人們喜聞樂見。一位著名的作家把它稱之為「能移人情」，大約是這個緣故吧。

集中的文字，所寫的都是現實生活中常見的、平凡的、也常為人們所忽略的事物，但作者却能正視它，將之捕捉，鋪衍成篇，這可見作者在觀察生活方面，是相當的細心，付出很大的努力的，所以，所形成的作品大都能做到「言之有物」這一點，是很可喜的現象，當然，個別的篇章，在內容和藝術表現方面，或許存有某種欠缺，需要加以提高，那是不在話下的。

我知道這不像一篇序文，或許作者不會計較這些。我是喜歡讀「言之有物」的散文的人，更樂意見到它能日益斑斕，因為它能使著作界熱鬧、活潑，於讀者有益，所以藉作序的機會來發表一些膚淺的意見。

甄 供
一九七八年二月

讀「冷眼集」

「冷眼集」裏面的許多文章，作者所暴露的人性缺點或多或少都反映在每個讀者的身上，像追求名利、安享現成、貪婪、自私、傲慢、懶惰、敷衍塞責………等等都是。

集中大部份的篇章，大都是由一件偶然事件觸發引起，從而把話題引伸到其他方面去。大部份文章都能一氣呵成，合乎邏輯，不過也有小部份似嫌散漫，扯談過廣。

篇章與篇章之間頗能互相呼應，如「拾金不昧的故事」和「冷漠的人心」，「生個女的」和「不喜歡雌的」等篇皆是，可以看出作者言論之統一性。

平心而論，「冷眼集」雖然在某些論點上及表達技巧上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但仍不失為一部反映現實社會各種墮落現象及暴露各種卑鄙人物嘴臉的雜文集。最可貴的是作者對人群社會的關注，對無恥商人，色情販子，尸位素餐者，金錢至上者………等等社會的渣滓作無情的揭發與鞭策，相信凡有良知及有正義感的人都會發出共鳴的。

有的人常把「教員好命」的話掛在口邊，我聽到總覺得這句話刺耳。後來閱世深了，漸漸對這句話的「世味」有點領悟。

相信稍有注意報章上漫畫版的讀者，都會常看到「當老板不在時，員工們便乘機會偷懶」這樣的題材的漫畫，我不知道漫畫作者是站在老板的立場，抑或是藉這樣的漫畫來諷刺人類的劣根性，但我對這樣的漫畫的誤導性，和它的作者單看人生表面的淺薄，却是頗為深惡的！

教員教書時，只要昧着良心，無時無刻是不可以偷懶的，在教室里可以，步出教室抽根烟或者聊聊天，這都是無傷大雅的，所以難怪有人說教員是好命；因為在我們這個社會上，的確有些人，每天一踏入工廠或辦公場所時，便要全神貫注，手不停揮的，在老板或督工虎視眈眈下，想要鬆弛一下（莫說與同伴聊一兩句），也不敢造次，而在這種胼手胝足，做足八小時的情況下，却只掙得那區區的兩三元。那些畫「當老板不在時」的漫畫作者，是否也有想到，當這些員工偷閒閒聊兩句時，老板突襲而來，員工的惶惶失措，與老板那拉長的馬臉，雖未出聲呵斥，但那種場景也頗有得瞧的！

28·2·77

那天與一位在大學肄業的一面之交談話，知道他對文藝也頗有興趣；他忽然對我說起這樣的一句話：「我對本地的文藝創作老是看不下去！」後來他又補充一句「大概是對本地的文藝創作題材已有熟口熟面之感吧！」本地人對本地作者所選取的題材已很熟悉，那不是無知便是太過狂妄了！

最後他透露，他喜歡讀台灣作家的作品。他對我講這些話是什麼心理，由於相交不深，我不便去揣測別人的心思。不過，他的話却引起我想起不久前有一個曾留學台灣的學生寫了一篇肆意詆毀馬華作者的文章，他居心叵測的攻擊馬華作者，一面又在大捧台灣作者，這種本地薑不辣，外國月亮才圓的卑賤心理與前述的大學生是同出一轍。

其實，這種自慚形穢的心理，是一些人天生的劣根性，而這種「人性」是不單限於像那位台灣留學生的族類，就是台灣本地也是一樣的。最近我便在一本書上讀到一些台灣本地大學生寫的文章，他們在悲歎台灣本地人忽視台灣本地作者的書，却對外國作品趨之若鶩，對本地哲學家的著作一無所知，却對外國的哲學家如數家珍。這些大學生的話一部份當然是在針砭台灣作者的作品不能反映該地的現實，而失去對當地人的吸引力；另一部份也是諷刺外國月亮才圓的卑賤心理。

那個攻擊馬華作者的台灣留學生，如果有讀到這些文章，除了有啼笑皆非之感，大概也有狐狸尾巴露出的憤慨吧！

本國人對本國的文藝界一無所知，却滿口胡言，強不知以爲知，像那位「讀不下本地著作」的大學生，他連東革華蘭，伊薩·摩哈末，基里斯·瑪士，瑪蘇里 S·N，也聞之未聞，更不必說他們的著作了，他的淺薄無知不是已自揭其醜了嗎？

近年來一些爲迎合教育文化水準低的低級趣味刊物、小報、娛樂的風行，顯然是一種頗爲反常的現象，但有人却很滿意的說，這是大馬人民教育普及的一個例証。

無可否認的，自從我國施行了九年教育免費制度以來，教育的普及已達到窮鄉僻壤，漁村芭地，可是，是不是這就意味文化水準的提高，非也，教育普及與文化水準是有距離的！從低級趣味讀物的風行便可見大馬人民的文化水準是頗爲低落的！

最近我在「星雲」版讀到一篇「電影害了她」的短文，生動的刻劃了一個廿歲大姑娘，喜看那些所謂文藝愛情電影，不知不覺也把自己溶化入那些愛情悲喜劇的人物里，認爲自己愛上姐夫是沒有什麼過錯的，她的藉口是，那些大明星在電影里愛上姐夫，甚且自己的叔伯輩的人物，不但得到人們的同情、諒解，而且還有大批觀眾的崇拜呢！

這類不加分析，生吞活剝的一股腦兒的承受，有樣學樣的無知，實在就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所致！社會上拐帶、出走、強姦、吸毒、搶劫的日漸增加，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了！

商人在商言商，爲了迎合人們低級趣味的傾向，他們可以繩壁虛造弄出各種各樣的玩藝兒，把這個世界粉飾成天堂，吹捧什麼新潮，渲染畸形的愛情，蓄意描繪色情，刻劃暴力，惡毒的把罪惡玩意寓於娛樂消遣，歪曲人生的意義，這一切的一切正好合了那些做人不知爲什么，生活沒有方向的人的口味！

商人講利是天經地義，君要入甕，請爲自便，與人無尤！

17·3·77

這是妹妹告訴我的故事，一天傍晚，有一位巫族盲人青年在大學宿舍前，手持白手杖，顛巍巍的走着，暮色蒼茫中，那落寞的身影，頗顯得焦灼、彷徨、無所適從，他似乎已盤桓了好久時間。妹妹與她的朋友剛好在散步，發現這位盲人青年，便趨前探問他，他說訪友不着，要覓路回家。妹妹便告訴他現在已暮色四合，他才悵然白天已過去。妹妹問他吃過晚餐沒有，他很坦白的說還沒有，於是妹妹便帶他到宿舍前的食堂，買了兩塊糕餅，叫了一杯茶給他，他也毫不做作，大口大口的吃了起來，一邊吃一邊的驚嘆：「啊！竟然有這麼好吃的糕餅！」他的嘆息，的是令人不忍卒聽！因為妹妹買給他吃的糕餅不過是頂普通的東西，而這位盲人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嚐試到！

失去了視力的盲人，一生人淪陷於黑暗的世界里，他們能夠吃到的東西，都是眼睛看得見的人放到他的面前，沒有放在他面前的東西，他永遠是吃不到的，這位盲人青年以前未曾吃過那樣的糕餅是一點也不意外的！

其實，視力正常的人，像一些一生在貧困中打滾的人，他們每天能以粗茶淡飯來果腹，已經是很幸運，至於什麼山珍海錯，假如有一天幸運的嚐到，他們也會發出像上述盲人青年的驚嘆聲的！

嚐試不到好吃東西的人，都會心里明白經濟能力負擔不起，只有古時那位在深宮的皇帝，當看到人民啃草皮嚼樹根時，仍大惑不解的說，為何他們不吃肉糜，那才是豈可忍，孰不可忍的！

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報告：在一九六零至一九七二年之間，世界的落後國家有三十萬個人才流到富裕國家。

印度、菲律賓及其他亞洲國家共有廿三萬名研究工作者、工程師、醫生、外科醫師及其他專家遷往美國、加拿大及英國。

看了上述的報告，觸起了我的記憶。多年前，在一次閒談中，一個可以做我父執輩的二毛子教員對我說：有些人是很傻的，爲了什麼「正義」，爲了什麼愛國，奮不顧身的犧牲了自己的性命，得到的不過是一些無所裨益的空泛的撫慰話，或是一些與實際無補的空頭嘉獎，這有什麼用，自己丢了性命，如果有妻子兒女家庭的，他們又將如何過活呢？………。別人做好事，他毫不隱瞞的加以貶斥，認爲自己顧自己，那才是聰明人的作爲。

那些發展中國家的人才會競相走向富裕國家去，與上述那個二毛子教員的論調，即使不是同出一轍，但相差也不遠的。在富裕國家里，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置身在窮困的祖國，各種都欠缺，什麼愛國意識，什麼祖國，管他娘，飛上枝頭做鳳凰，才是自己的人生意義！

前美國總統肯尼迪曾說過：不要希冀國家能給予你什麼，先問你自己能貢獻予國家什麼。這是一句名言，已經有人做到了。五十年代初期，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寧願捨棄榮華富貴，投身回去他自己那一窮二白的祖國，參加建設工作。

那些落後國家的所謂人才，競相奔向富有的國家去，他們有的是過人的稟賦，有的是才質，可惜，却缺少了做人的「格」。蕭邦在國破家亡時，還帶着祖國的一把土去逃亡！我們這些落後國家的人才，却視祖國如蔽屣，裝滿腦子的儘是如何營鑽，以使個人名成利就，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個人主義思想！嗚呼！尙饗！

21·3·77

有些學生在填寫個人志願時，毫不猶疑的填上膠工、礦工。那些當教員的，有的便嗤之以鼻，既然要做這些「卑微」的工，何必還要來學校受教育；有的便很為學生的自知之明而高興，教不成材，非教之過，學生的自供便是最好的解釋！

教師本來便擔負有解惑、析疑的使命，同時由於讀書比人多（這是一般人的看法），應該看得遠望得闊，比普通人的行動、思想，更敏捷、更銳利。事實是否如此，從前面的例子便可見有些教師，不但不會比普通人高明，甚至還比普通人矮了半截！

難道說做膠工、做礦工便不應該受教育嗎？做膠工、做礦工的人真是微不足道嗎？不說受教育是每個人的權利。單說礦工、膠工對於國家經濟的貢獻，甚至教員的薪水，都是與這些卑微職業的人息息相關！

在我們這個時代，讀好書，並不見得一定能做所謂人上人；而且也不一定那些操膠刀、拿水筆的便不是有料的人，這倒是那些靈魂工作者要睜開眼睛看的。再說，人長大了，一定要做工的，學生說要做膠工、礦工，是腳踏實地的想法。

一個人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並不是以他的工作報酬的厚薄來衡量的；你敢說那些尸位素餐拿乾薪，做起事來得過且過的人，會比一個勞苦的清糞夫對人群社會貢獻更大嗎？

21·3·77

從一件運動意外想到的

上體育課，一個學生要把鐵餅傳給另一個學生，他不假思索（事實體育教師也未曾向他們示範或者陳述過使用法）順勢一拋，以為鐵餅便會像拋擲的石塊一直向前到達對方的面前，誰知那被拋出的鐵餅不是向前而來一個拋物線的轉彎，那鐵餅便不偏不倚的落在一個坐在地上觀看的學生的前額上，偌大硬物打在脆弱的人體上，可以料想到結果如何，只見該不幸學生的頭額馬上血流如注，後來由旁觀的兩個比較大的學生把他扶回辦公室做緊急止血，然後才送他去醫院縫針。那個無意擲傷同學的學生心里內疚，便一直期期艾艾的哭泣着，有些女教員看他哭得傷心，都趨前勸導他，而那個體育教員仍然不動聲色，好像事不關己的，剛才他還埋怨學生太魯莽，沒有得到他允許，便隨便拿起鐵餅才會造成這樣的意外。

當我看着那學生心里內疚不斷哭泣與那體育教員木無表情的態度，我不禁感觸良深！

未成年的孩子感情脆弱，心底純潔，往往無意做了一件錯事便耿耿於懷，引為平生憾事！而一些成年人不要說做錯了事，要盡量找藉口，以開脫那件壞事的罪行；更可惡的，含血噴人，強詞奪理的狡辯說對方應負全責，與人無尤！

放眼觀諸人類的世界也不乏這樣的例子！販毒的私梟，腦滿腸肥，過着天上人間的快活日子，心里明明知道那是建築在無數人身上的冤枉錢，但他壓根兒不會有一點內疚！還有世界上的一些獨夫惡人，為了鞏固個人權位，濫用權力，以各種莫須有罪名加諸於異己頭上，然後名正言順，或繫之囹圄，或暗加殺害，罪狀罄竹難書，但還厚顏冒充救主，英雄，那里會有愧疚之感！真是「屠伯有刀成活佛」，奈何！

在人類的世界里，只有在孩子的心靈世界里沒有狡黠，沒有藏垢納污，因為他們從沒有犯罪的潛意識，也從不會做愧心事，他們要快樂，他們也要別人快樂！

11·4·77



一個教師解決不了幾個印度籍學生的糾紛，便把他們遣送給校長處理。原來這幾個印度籍學生爲了幾張票根而起爭執，一個學生把幾張票根送給一個有收藏各種票根嗜好的同學，後來，大概兩個人鬧翻了，於是他又靜悄悄的把送了給人的票根「拿」了回去，又轉送給別的同學，這個被「偷」了票根的學生心有不甘，又把票根「拿」了回去，於是便發生爭端了，結果給值勤的教師發現，把他們幾個傳到辦公室來詰問，於是，這幾個學生便彼此指控對方偷竊，值勤的教師好像被搞得一塌糊塗，無法處理，只好送給校長了。

我冷眼觀看這一幕，腦海里竟不期然想起曾讀過星華散文作者苗芒寫的那篇散文「玩具」，這篇散文是記述作者年小時家貧未曾有機會把玩過那些要用錢買回來的玩具，所以長大成人後，每當跑過玩具店總要停下來看看或撫摩那在童年時失落的玩具……。我現在執教的學校里絕大部份印籍學生都是來自窮苦的家境，他們是在少年階段，童稚未盡，天真好嬉鬧，家里父母根本就沒有買過玩具給他們，不過，他們也會別出心裁的去自製玩具，好像苗芒幼年時利用空牛奶罐，利用樹枝的枝樞做各種玩藝，他們還鬼靈精的有辦法去採野蜂的蜜；有一些還很驕傲的告訴我，屠妖節時，他們會自製沖天炮。總之各種玩藝兒，他們都會運用會思想的頭腦，把一些廢物利用，以精巧的手藝制作出來，他們會去收集別人丟棄的車票，戲票根，香烟盒，火柴盒，橡膠圈，………來作爲個人的嗜好，我也就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他們沒有玩具，沒人買也沒人送，只好別出心裁去搜集，想辦法造出來，所以，我們這些大人能忍心去阻撓或摧毀他們那五彩繽紛，燦爛耀眼的童稚世界嗎？

苗芒說：「但有一天這世界會變得更美的。變成一座大花園，裏面全是多姿多采的玩具。再也沒有孩子悲傷於自己的窮困和孤獨，悲傷於沒有可玩的東西。不但孩子們玩，大人們也玩呢。當然，我們都不玩武器，我們也不戴鬼面具。」當然那時候，每個人都身心健全，再也沒有人會有「失落的玩具」的慘痛記憶了！

11·4·77



我賺到一部「馬華新文學大系」

去年我印行了一本小書，承蒙新知舊雨拿到他們執教的學校，不竭餘力的推銷，（北馬、中馬、南馬總共售出了五千餘本，分三次印刷，每次二千本）。有一些朋友便開玩笑的說：「一定賺到了！」我說：「除了支付印刷費外，我只賺到一套馬華新文學大系，你信不信？」

其實，揆諸今日文藝書籍銷售呆滯的蕭條景況，我能賺到一套書，已是萬幸。我的這本書能銷到五千餘本，是應該多謝朋友們的落力幫忙。老朋友的熱忱，我銘感五衷，還有一些未謀面的朋友們，也鼎力協助，譬如一位緣惺一面同是教學界的同道，她兩次北上回鄉渡假（一次是乘飛機），都不嫌麻煩攜帶我的小書分給她在家鄉中學執教的親友們代為推售，那是更使我難於忘懷的隆情厚誼。有一些朋友義務推銷，不收分文，情至義盡，我只有把他們的友情藏於胸懷！

現在的文藝書籍銷售呆滯，並不單限於馬華文藝，就是馬來文藝書也面臨相同的情形，最近我在報上讀到一則新聞，語文出版局的一位負責人曾慨嘆說：「一本短篇小說集在一年內僅能售出三百本。」反看那些迎合低級趣味的刊物，不管華文巫文的，都能大銷特銷。在謀求擴展文藝書籍的銷售，我們應該轉向中學生為對象！這當然要得到中學教師們的鼎力幫忙，另一方面，搞文藝的朋友們既然不是以營利為目的，書價應該定在學生的經濟能力範圍。野人獻曝，不知文藝界的朋友以為然否！

11·4·77

日前在報上看到一則悲劇新聞。這齣悲劇的主角是一對印籍夫妻。丈夫每月賺取一百一十五元，發薪後一定如數交給妻子，這個月丈夫私下藏好十五元，只交一百元給妻子，妻子便大動肝火，一定要丈夫把餘錢交出來作爲家用，一對貧賤夫妻便發生齟齬，大概丈夫一時不肯讓步，做妻子的便飲鴆自殺身亡。我看了這則新聞，心里有無限的感慨！

最近又有一個女人據說與丈夫發生口角，竟然拉着三個活潑可愛的孩子投河自殺。這對夫妻也是屬於低層的貧民。報章記載這宗悲劇的因由是夫妻口角引起。事實是否這樣簡單，的確不是旁觀者所能回答的。

不過，這兩宗悲劇倒使我想起印度作家錢達爾的小說，六條紗麗與台灣作家鍾理和與他的妻子鍾平妹的故事。「六條紗麗」點出了貧賤夫妻百事哀的因由，鍾平妹的故事却是一位女中丈夫，在惡劣的環境里，仍然倔強的站立起來，把可詛咒的環境擊退。

這裏我只引述錢達爾寫的第三條紗麗的故事。這個故事的主角是個白領職員，薪水菲薄，夫妻倆與八個孩子擁擠在一個大雜院里，過着寅吃卯糧的日子。以下是主角描述他與妻子的生活經歷：「當我娶色維特里到家的時候，我曾經想過許多美麗的事情。那時候，我們倆都曾經想過許多美麗而光明燦爛的事情。那時候色維特里能想得非常燦爛。一些甜蜜可愛的小想頭，清新而碧綠的像小白菜的葉子。幹麼現在色維特里不像那時候一樣談話了呢？現在你老看見她愁眉不展的，爲一點小事就打孩子，總不許我干涉，不許我出聲。我們倆是怎麼回事呢？我不知道。在家里我老婆罵我，在辦公室里我老闆罵我，我就不停地罵雜役。總有點事情不對頭

吧。」

夫妻倆從婚前編織的美夢里掉到血淋淋的現實泥沼里，一切美夢都被砸個粉碎。是誰使他們變成這麼大的脾氣，這麼容易生氣的性格呢？作者錢達爾描述雖然含蓄，但造成夫妻倆這種可悲境地的因由已呼之欲出了！

對於貧困的日子只會詛咒，而至於屈服，未免是懦怯無能了點吧！

台灣作家鍾理和的妻子鍾平妹可以說是貧困生活線上的一個堅毅明朗的形象，她嫁給鍾理和是衝破種種社會上有形無形的壓力。從台灣隨着鍾理和飄泊到東北，而後又流落到北京，最後又回到台灣美濃的故鄉。那時鍾理和得了肺病，在丈夫貧病交迫時，一家人生活的重擔便完全落在鍾平妹的雙肩上。平妹充份表現了堅強的性格。她把破舊的老屋重新修葺，蓋好屋漏，裝上門窗，湫潦時屋里也不再入水了。下田耕種，上山伐林，甚至冒着坐牢的危險去捐木頭，對她而言，再也不算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她敢於反抗傳統習俗，追求愛情。她為婦女在中國文學作品塑造了一個堅毅明朗的形象——她不是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她也不是世故機巧的薛寶釵，她不再憑藉色相換取「長期飯票」，她自己站起來了。

看到鍾平妹堅毅果敢的形象，再想想那些林黛玉，薛寶釵或者憑色相換取生活費的人，我是從心腔里喊出這些還帶着舊包袱，腦袋里充滿落後迂腐思想的婦女，是多麼應該要好好檢討一下，從現實生活里鍛鍊自己，提高自己的認識，搞通自己的思想，要生活得像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動輒便自殺或自甘墮落，未免令人覺得有點太那個吧！因為這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啊！

27·5·77

養一個來玩玩

怎麼樣的人說的就是怎麼樣的話；有閒者與勞碌奔波者的生活不同，自然說的話也相異。

我曾聽過一個中年婦人對一個年輕婦人說：「你的兩個孩子都入學了，只有你一個人在家里，多麼寂寞，不如再生一個小娃娃來玩玩，也可排遣獨處的寂寞啊！」驟聽這語驚四座的建議，的確有點令人匪夷所思！

現代人都懂得家庭計劃，節育的好處。有些國家為了鼓勵人民節育，施行家庭計劃，不惜立法明文規定，子女超過三人者將不會得到社會福利的惠益，還會受到間接的懲罰，若想再生多一個來玩玩，大約也要三思！也有另一些不幸的人，生了成羈的兒女，爲了兒女債，整日疲於奔命尋三餐，相信他們絕不會有生一個來玩玩的閒情逸致。而該中年婦人竟鼓勵別人生孩子來消遣時光，相信美國的怪論家包可華聽了也會瞠目結舌，自嘆不如的！

不過，如果稍知一下婦人的履歷，大約對她的怪論也就不會覺得驚世駭俗的。查該婦人爲一有閒者，出入有自用汽車，每天呼盧喝雉，在擲骰台邊，在麻將台上，在娛樂場地度日的人也。丈夫身居肥職，左右逢源，外水源源湧來；兒女也是吃得開的人。置身於這種天上人間的環境里，無憂無愁，何況雀戰後，身體疲憊，回到家里，抱一抱那個乖孫，逗他玩玩，嘻嘻哈哈，馬上精神百倍，駐顏又延年，養生有術，真是不亦樂乎！對於她，生一個嬰兒來玩玩，大概就像她的丈夫養狗、養猴、養鳥那麼寫意的，故有勸別人再生一個來玩玩的雅興！

有閒者參與嚴肅的事務，是抱着玩玩的雅興，也就不足爲怪了！人既然可以養來玩玩，其他一概事物何足道哉！

6·6·77

撈外快的邏輯

「嗤！每月拿一份固定薪水，沒有外快可撈，準發不了達！」這是一般市井人的口頭禪，也可以說勢利眼的心聲。

有人身居肥缺，有大把鈔票送上門來，不發達也幾難！

有人不安於位，覺得每月那份薪水太小兒科，於是運籌帷幄，業餘從事各種能夠撈取外水的活動！

也有人以一份菲薄薪水的職業為幌子，暗地里從事作奸犯科的勾當，等到撈到盤滿鉢滿，面團團成富家翁時，便儼然是社會名人新貴了！

撈外水，不管是尋上門來的，或是自找門路的，能夠撈到風聲水起，住洋房，坐大汽車，擁嬌妻抱美女，三日一小酌，五日一大宴，一年有幾個月是在吃風遊埠，市井旁人也就羨慕死了，豎起手指頭，曰：「真了不起，真有出息！」

只要你有錢，絕沒有人去追究你這些錢是怎麼來的，金錢便是地位，於是各階層的人都營營鑽鑽，挖空心思，想盡方法，去撈外水、鑽偏門！

有時，你會遇到拿一些表格之類或什麼的事情，也要和那些阿三李四之流的情商情商，給他一兩元喝咖啡，那表格什麼的便親自送上來！

你要拜託人家替你做事，你也要識趣的，遞上一點咖啡錢，那樣才好辦事的！

所以，以後當你遇到類似要咖啡錢的人，你也不必大驚小怪，那要錢的，不過要你一元幾角，他們拿的是心安理得，因為小角色拿蠅頭之數，大角色是拿一大塊的，因此他們也不會有愧於心的，人家大的一拿就大大塊，我不過是拿那一元幾角喝咖啡而已，算得什麼！這就是撈外快的邏輯！人撈我撈！

會撈外水才「叻」，才本領，不會撈外水，忠忠直直，終須乞食！

6·6·77

在一次閒聊中，談論到今天學生向學的態度有今非昔比之趨勢，一個新近從城里某所著名中學調查的同事說：「現在的學生都有很濃重的虛榮感。我以前執教的那間學校，有些學生是達官貴人的兒女，上學放學都有車夫載送，吃著也都是上好的。有些窮家來的學生也東施效顰，要有樣學樣。我便親眼看見一個父親是做泥水匠的學生，她每天帶來學校吃的東西都是從餐廳、咖啡座里買來的，……。」

「是啊！」另一個同事便附和說：「我們以前做學生時，穿著簡單樸素，每天拿着飯格帶些粗茶淡飯果腹。那里有像今天的學生那麼幸運，你只要隨便去咖啡座或電影院看看，座上客不乏在學的學生啊！」

同事們發表議論後，跟着也就無奈的噓唏一番！

學生的虛榮感的形成，其實有不少因素的。就拿我們的學校教育來說，我們不是給學生盡量灌輸一些讀好書，考到好成績便可向上爬，將來便可過富裕安樂的日子的教誨嗎？還有外在環境影響也是巨大的，同時他們所接觸的精神食糧也起了一部份的誤導作用，那是無庸違言的。

像上述那個同事所舉的學生例子，由於耳濡目染，加上頭腦簡單，爲了彌補那濃重的自卑感，只好以充外表來與那些達官貴人的兒女相比對；另外在他（她）們所觸目的四周環境，那些燈紅酒綠的世界，那些富裕英俊的白馬王子愛上可憐的仙嬈妮娜的天方夜譚，超現實的愛情電影故事，還有學校教師的華美服飾和名貴汽車，在在都是使他（她）們心猿意馬，有充份的因素促使他（她）們那股無可堵塞的虛榮感過早的向外表露。在他們的課本里

，也不乏誤導的教材，我曾在一本公民課本里讀到一篇這樣的故事；那課文是要教學生誠實的。一天，一個孩子隨母親上巴剎買菜，突然發覺一輛與衆不同的名貴汽車，他便在心里對自己說：「如果我有一輛這樣的汽車多好啊！將來我長大了，賺到錢便一定要擁有這麼美的汽車。」跟着便敘述那車主掉了錢包，這孩子拾金不昧還給那車主……。

像這種充滿誤導性，啟發孩子虛榮感的細節，比比皆是……。環境是染缸，怎麼會不種下許許多無知的虛榮心呢！

6·6·77



有一個台灣所謂「女編劇」的近來不知受到什麼「刺激」，竟公然當起貨腰女郎來了。不管「女編劇」這個銜頭的是否响亮，堂堂一個有文化教養的女人也幹這種行業，不算驚世駭俗，也可算是空前大新聞，於是便有衛道者爲文攻擊她的作爲，有降「文人的格」之嫌！

這個所謂「女編劇」的貨腰女郎在引起人們注目時，馬上便申辯，義正辭嚴的說本身爲了編一個有關舞女的劇，所以才降低身份「淪」爲舞女，無非是要親身體驗舞女的生活，以便能寫出感人心弦的戲劇！

「女編劇」的堂皇之言，的確是擲地有聲。不但抬高她「編劇家」的身價，而且還使她名聲遠播；她那「認真」「嚴肅」的工作態度，不怕沒有制片家遠渡重洋，出重金來羅致她，重用她，真是一舉成名天下知，名利雙收可期也！

我們這個社會就是這麼怪，不管你寫了一兩篇什麼性質什麼內容的文章，馬上便有人給你加上一個作家，編劇家，什麼家的銜頭，這位「女編劇家」的頭銜是否就是這樣得來的，我們無從知曉，不過，既以「編劇家」的身份下海，除了得到火山孝子特意捧場而財源廣進，另一方面也打響了「編劇家」的招牌，那却是「吾之所欲也！」

縱目看人間世，從我們的歡場中的歌星，明星，舞星，是靠「作家」的生花妙筆吹捧出來的例子來看，青年文藝作家、新潮文藝作家、舞星、歌星、明星的確是相倚相生的，鮮花仍須綠葉相扶，真是至理之言。

最後，當這些什麼家、什麼星之流的被打出原形，顯出「撈家」的真正面目，受騙被愚的人才如夢初醒，那時這些家這些星已盤滿鉢滿，面團團作富家翁、富家婆了。

所以什麼家、什麼星是「撈家」的代名詞，也就不足爲怪了！

16·6·77

賽美會早就被許多先知先覺的人指出，那是一種變相的高級色情交易，也是使參與者降低人格的玩藝。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仍有許多被虛榮心沖昏頭腦的所謂「佳麗」前仆後繼的奔赴前去，像羔羊似的由人評頭品足，或者上下其手。「佳麗」們忍氣吞聲，受盡凌辱，以博取評選者的青睞，無非是綺望獨占鰲頭，以實現夢寐以求，飛上枝頭作鳳凰的痴心妄想。

但也有一些「佳麗」當尊嚴受到侵犯時，在忍無可忍時，也像爆發的死火山，把自己的怨懟與委屈傾訴出來。

最近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世姐」賽美，報紙上就登載了香港小姐向記者大爆「選美」醜聞的新聞。原來這些看起來那麼端莊可人的大家閨秀，一經踏上選美台時，不但只是搔首弄姿，顯露天賦本錢，而且還要以色相應酬應酬的。這位香港小姐便有身歷其境的生動描述：「有一次，一個矮個子日本仔色迷迷地邀她共舞，她穿起高跟鞋來，比他高了將近一個頭，他肆無忌憚地緊摟着她，臉龐企圖貼在她的胸膛，她很勉強才把他推開。」

我們的這位香港小姐也未免太小家子氣，連這樣小兒科的犧牲也忍受不住，還有更進一步的要求時，那更不得了，所以她便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向香港市民哭訴！

據說菲律賓小姐也因為受到類似的侵犯，已毅然決然的退出「賽美」。

早就有人說所謂「佳麗」賽美，其實就是各個「佳麗」比賽誰能作出最重大犧牲的一項競賽。那些連讓人摸一摸，一親芳澤，已要嬌嗔呵責的「佳麗」，已經連入圍也不夠資格了。（註：世界小姐已經產生，不過香港小姐連入圍也沒選上！）所以菲律

賓小姐已有自知之明，先打退堂鼓。有拿得起，放得下的餘勇呢！

香港小姐也大悟徹悟，提醒其他少女不要再蹈覆轍，參加這種丟人現眼的選美勾當了。

菲律賓小姐的臨崖勒馬，香港小姐的痛定思痛……。打算要以色相來展示本錢的「佳麗」相信也會越來越少，這未始不是一個進步的現象。從親身的經驗教訓才會使人驚醒，那真一點也不錯的。

8·7·77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以他在一家廣告公司任職時的一段生活經歷寫了一篇叫「莎喲娜拉、再見」的小說。內容是描述一個青年人爲了生活，爲了飯碗，竟接受了總經理的命令帶了七個日本人去礁溪溫泉嫖自己的女同胞；作爲一個有良知，有民族自尊心的知識份子，這無異是奇恥大辱，他內心交織着矛盾與痛苦，的確使他痛心疾首的。

在血淋淋的現實逼迫下，無可奈何去執行這項違心而醜陋的任務時，他（小說里的黃君）唯有利用那七個日本嫖客與當地人語言隔閡的漏洞，在通譯時，盡量問非所答的去揶揄日本人那種妄自尊大的高傲，也痛快淋漓的奚落了那些好高騖遠，而不腳踏實地的台灣當地人的虛榮心。當然黃君這種有機心的貶斥諷刺，也只不過是阿Q精神勝利的自慰，因爲那個死結仍然是存在的。對一個無能爲力，但仍有良知的黃君，我仍然懷着一份欽敬！

看我們這個萬花筒的社會里，明明是捐客、拉皮條的，却死也不承認那是損人利己，拚命張羅，把外表粉飾得若有介事，好像是真的從事那光明正大的業務，其實骨子里却是男盜女娼，像「莎喲娜拉、再見」里的黃君帶着外國人去嫖自己的女同胞。當然黃君是被逼的，而我們這裏的皮條客、捐客不光是心甘情願，還沾沾自喜，因爲財源廣進啊！有了錢，誰管你是怎樣來的呢！

22·7·77

一、

最近有人談娼妓的問題，有的人提議禁娼，有的人提議合法化。在群喙紛爭，各執一詞時，有人獨排衆議，發表真知灼見之言：既然有人奉獻，又有人要發洩，各適其適，各得其所，兩相不虧，皆大歡喜，何必禁止或者畫蛇添足的要合法化呢！

那些道貌岸然的衛道者噤若寒蟬了；那些開明之士也可發出會心的一笑了！

從報紙、雜誌、電影、舞台歌榭、旅遊都在競相以「性」為号召，賣笑女人也競相施出渾身解數來表現性感，男人也得其所哉，口吃冰淇淋，身坐噴射機，不亦樂乎！這也就真正符合了「人人都有賣淫的自由」「人人也有發洩的權利」的原則，乍看我們已經達到了西方文化的性解放水平了！

提倡性解放，真的就是解除了壓在婦女身上幾千年的枷鎖了嗎？那麼女人當娼，電影明星、名女人、交際花作變相的賣淫，社會背景也可不必深究，因為一加深究，你就會知道性解放只解除了某些男人的性慾，並未能使婦女掙脫那層枷鎖。「不觸及社會結構，而大談所謂進步的，開放的性觀念，只不過是以較巧妙的言詞掩飾婦女被壓迫被束縛的活生生的事實。」

二、

平日寫文章一再強調不「涉」人間烟火的現代派才子佳人，在口喊設立華籍作者寫作協會時，不意顯露了本來面目，原來他（她）們專心寫作，也是希冀一天能得富商巨賈的賞識，或者一天天可憐見，被賜奉什麼有功銜頭或勳章，既可光宗耀祖，又可炫耀儕輩，那才是真正得償所願。就像美國「垮掉的一代」，他們自命脫俗，憤世嫉俗，討厭正人君子，凡夫俗子，他們聲稱討厭機器文明，却離

不開汽車，電視機和點唱機；他們表示蔑視金錢，却用偷竊別人財物的方法來實現他們的蔑視。我們憤世嫉俗的現代派文人與這等垮掉的一代的言行舉止是不謀而合！

其實，現代派與垮掉的一代、嬉痞是淵源頗深的。

25·7·77



最近國會開會，有些議員向政府建議修改所得稅法令，規定父母生活費扣除額，使到我國所有有兒女的老年人都能老有所養。

華人傳統都有積穀防飢，養兒防老的美德。但是，放眼看我們的社會，有多少個幸運的老人真正享受到老有所養的晚年呢？

關於忤逆子的故事，不是時有所聞所見；他們羽毛豐盛，會飛會跳了，便把父母養育的大恩棄之腦後，自己坐大房車，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高樓大廈，把年老的父母當做奴僕來使喚；或者視而不見的讓年老的父母依然為一日三餐而奔波勞碌，實在令人齒冷！

另外，也有不少窮苦家境的年老父母，子女們結婚後又生下一大群子女，他們為養育這後一代已疲於奔命，根本無能為力照顧老的了，這些本來應該享福的年老父母，依然要拋頭露面，奔波勞碌，只為了減輕子孫們的負擔，此情此景，唯有身歷其境者，才會體驗到那股淒愴的心緒！

國會議員的提議是很好的，可是，像我所縷述的兩種情形，國會議員的提議縱然在國會通過，在現實的社會却是不能付諸實行；那些富有的忤逆子，他們會把規定父母生活費扣除額的錢交給他們的父母嗎？而那些終日為三餐而勞碌的窮人，他們的入息根本就未達到扣除所得稅的規定額，議員的提議等於白費心機，不是很明顯的嗎？

在西方某些國家已經實施了社會福利的制度，年老的人不能工作了都能領取福利金，不愁衣食，可是，西方人常強調的「代溝」，却把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拉得淡如水，根本沒有父母子女的親情，所以公園、小狗、小貓變成了這些老年人唯一怡情養性的寄托，他們暮年的精神空虛，却不是豐衣足食

所能彌補於萬一。

窮人家養不起父母，實施社會福利制的國家的老人不愁衣食，却依然未達到老有所養的境界。其實，真正的老有所養，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5·76



我一脚踏進郵政局，便聽見一個女人在嘮嘮叨叨破口大罵的聲音，看清楚是一個打扮摩登的中年女人，口操流利的英語，大罵那個郵局職員累她排隊等了好久時間，論到她時便擺上 TUTUP，要她到另一個櫃台再排隊。

這女人似乎罵得性起，連「你以為很了不起？要是你真的 SMART，你便不會做一個小小的郵局職員了」的傷人自尊的話也罵出口，那位被譏刺的巫籍職員却緘默不語，我這個旁觀者心里也為那巫籍職員老大不平，起碼他應該反駁她的那種以職位高低來論斷一個人是否 SMART 的謬論，免得她更氣焰囂張。

在我們這個金錢掛帥的社會，像那個女人以職位的高低來衡量一個人的才能高下是比比皆是，不過，在識者眼中那個女人的看法只是一種勢利的狗眼心理。很顯明的，有許多屍位素餐，身據高位的人並不見得就是有才高八斗，有經時濟世之能，他能攀上高位所施用的卑鄙見不得光的手法却是非局外人能知曉的。而那些販夫走卒，勞勞碌碌，日為三餐而奔忙的人，不見得他們的智慧就是低下。他們却能任勞任怨，盡了自己的能力，為社會人群貢獻了他們的力量，雖然他們的工作在狗眼心里是卑賤的，（他們却從不想想，社會上如果沒有這些做下賤工作的人，他們的生活將不會那麼優游自在的），但他們却能挺直胸膛，大大聲說他們無愧於社會，也無愧人群。而那些以金錢衡量人的高低的勢利狗眼，只會蜷縮於別人的卵翼下，發其囁語，還不知自己的可伶可恥！

3·3·77

拾金不昧的故事

新加坡的一位德士司機蘇世雄在其德士內發現搭客遺下的二萬餘元，分文不取，託報章轉交予失主。這件拾金不昧的新聞登在報章的顯著版位，頗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因為在我們這個金錢掛帥的社會，竟然還有不取非份之財的人，實在彌足珍貴。蘇世雄得到失主的衷心感激是不在話下，社會人士也紛紛對他的正直行為加以褒揚。蘇君拾金不昧，顯出他的高貴素質，得到人們的褒揚，是順理成章的。

但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也有違悖情理的事。那是另一件發生在美國洛杉磯的拾金不昧者的悲慘遭遇。這段真人實事是記載在龔念年先生著的「東翻西看」三集里。此事發生於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悲劇的主角是黑人道格拉斯·詹森，他是在失業時拾到一個裝有現款二十四萬美元的帆布袋，這個正直的黑人工人便把全部款項交予聯邦調查局人員處理。當這段拾金不昧的消息傳佈出來之後，詹森便接得四面八方痛斥他愚蠢的信件，更甚的連鄰居也嘲笑他，後來連他的三個在學校讀書的孩子也連挨同學們的痛罵，最後詹森出去找職業，也被人譏諷：「老兄，你還用做事嗎？二十四萬塊都不要，跑到這裡來做一天幾塊錢的事，別開玩笑了。」

看了詹森的遭遇，實在使人毛骨悚然，美國社會道德淪喪至於此嗎？真是油蒙心竅，自己不做好事，別人做好事也要加以阻擋，中傷造謠，這還算有人情味的人間嗎？

一個是發生在工商業發達、資本主義發展至巔峰的先進國家里，一個是發生在發展中國家里，拾金不昧者得到的待遇也有軒輊之分。難道說人類的物質越繁榮，社會道德便越淪落，已成了今日社會的現實。當我回頭想想在我們的社會里，也曾有過

被人打劫者，高呼救援，旁觀者却袖手旁觀；或是有人見義勇為爲了救人，遭到歹徒毒打，却遭到旁觀者指控是愛充英雄的報應；……。雖然這只是偶然的現象，但誰敢担保有一天我們的社會也淪於像美國社會似的冷漠、無人情味！我就不寒而慄了。

5·3·77



香港離鳳鳴劇團在都門中華大會堂演出，我在偶然的機緣，觀賞了「九天玄女」這齣在廣告上渲染為任劍輝白雪仙廿年前成名戲。在這之前，我曾看過離鳳鳴的幾位台柱主演的電影舞台劇「三笑姻緣」和「帝女花」，無庸諱言，唱工的特出，服裝的華麗，在在可以看出演唱者策劃者是經過一番心血的磨鍊與籌劃的。

單從那天晚上我觀賞「九天玄女」這齣戲的演出時，中華大會堂樓下禮堂，樓上走廊，人頭攢動，摩肩擦踵的熱鬧情景，可見這個劇團是頗受婦女們歡迎的。我看觀眾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女界，據說有些有錢的太太每齣戲上演時都到來捧場，還有些婦女平日省吃儉用，但看大戲時十五元一張票也可面不改容的買下。由此可見好此道者為了一觀演出的盛況是不斤斤計較於時間、金錢的消耗的。

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人口衆多，地大物博，各個不同的區域的人都擁有各自不同方言的戲劇，粵劇便是其中一種。我隨手翻看特刊里所載錄的劇目，五花八門，琳瑯滿目：辭郎州、梁祝恨史、牡丹亭、獅吼記、英烈劍中劍、紫釵記、帝女花、白蛇傳、唐伯虎點秋香、琵琶記、九天玄女、三打祝家莊等等。從這些劇目來看，便可知道都是從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取材，這些文學作品都個別的體現了它們所負的時代意義，比如梁山伯祝英台，白蛇傳是刻劃了封建時代青年男女渴望自由戀愛，衝破封建思想的牢籠，在迫害者的面前毫不退縮，英勇的站起來反抗，甚至犧牲寶貴的生命，誓志達到願望，的是可歌可泣的悲壯史詩。但是編劇人却避重就輕，把糟粕加以宣揚，却把精華加以遺棄，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劇本內容，不是在才子佳人中逗圈子，就是在宣揚一些封建迷信思想。比如「九天

「玄女」這齣戲，從敬郎與冷霜蟬的巧遇，經過老師的撮合，衝破門第觀念，終成眷屬，不料王帝挑選民間良家婦女為宮妃而把鴛鴦拆散。宮廷里，敬郎，霜蟬，老師不畏強暴，聲色俱厲痛斥色狼王帝那實在是大可加以渲染，加重它的教育意義的，却想不到編劇的迂腐食古不化，竟生吞活剝的把那對為情而死的戀人，把那為正義而犧牲的老師，都編排成仙成佛，不但削弱了人們對現實的勇氣，也間接的使到許多知識不高的人相信了那股宿命思想，鑄成灰兮兮的人生觀。那被拍成電影的「三笑姻緣」和「帝女花」，前者只使人覺得唐伯虎是個道地的色狼，沒有絲毫的思想意義，最多給人灌輸了一種才子風流愛美人的錯覺。後者還在渲染忠君（昏庸的王帝）的思想，却沒有揭穿崇禎帝臨死時還要把妻兒子女殺死的那種可卑可恥的面目。在廿世紀風雷激盪的今天，仍有人抱着那封建遺毒沾沾自喜，還向人渲染灌輸，實在不知抱着什麼居心？

看戲是為了娛樂，這是許多人抱着的宗旨，可是却在娛樂中中毒，拍戲的人是難推其咎。所以，與其在才子佳人中逗圈子，渲染一些早該埋葬的腐化思想，那些有才華的藝員，應該把自己的才華放在從新改革粵劇的劇目，換上新內容新思想，注入新生命，把它的灰兮兮的內容徹底的拋棄，免得浪費自己的才華，浪費了有限的生命！

7·10·76

那天海峽時報刊載了一篇專題文章，檢討我國當前的英文水準以及英語在未來發展趨勢的一般問題。有一個同事突然把這個當作話題發表意見；同事中絕大部份都是純粹受英文教育的，對於英文水準低落的惋惜之情都是一致的。他們的嘆息主要是由於該種語文在本國的應用範圍日漸縮減，對個人的前途有不測之虞，下意識便生出一種懷舊的情緒，一種醉眼看花，戴上有色眼鏡的懷念過去。

這種懷舊情緒，尤其是在一些三需古的知識份子中表現得最顯眼，在他們與人應對交談或在寫文章時，不時的在華語、地方語、巫語或者印度語中滲雜一些英語；與孩子交談時，也生吞活剝在方言里滲進半鹹不淡的英語……，這些就是印度片里的人物在一輪像高山滾鼓的印度話中忽然間加進一兩句半鹹不淡的英語的再版！

在談話中滲進一兩句英語，對於英文程度的提高並不起作用，那是很明顯的，倒是那股奴性的味兒却顯露無遺！

想想我國獨立人民當家作主已有二十年了，可是，我們的民族覺醒，國家意識仍然有待培養，那才真正令人有點悵惘的！

1·8·77

在一個宴別會上，那位被調職的校長，興高采烈，帶點飄飄然的，對他以前的教職員說：「我現在的學校，設備完善，行政上軌道，我坐在辦公室，一切的公文函件都經準備就緒，只待我簽個名便可發下去，然後交雜役寄出。我有自己的專用廁所。我的教職員都很尊敬我，在我上任時，他們都各人掏腰包二十大元設宴歡迎我。我在離職的學校擔任了六年校長，什么事都要親力親為，校舍簡陋，設備壞透，又要面對一些冥頑不靈的學生。……以前與現在相比，實在有天淵之別！」

他那種安享現成的慶幸語調，與他對自己一無建樹坦蕩無愧的感受，的確是鮮明的！其實，這也是我們現今一般人的普遍心理。

那些還有點良心的人，只為工作而工作，份內的事做好了便算完事，心安理得，絕對不思改進自己工作的效率，改善工作的環境，像我上述的校長便是此種人的典型代表。當然還有一些屍位素餐的，那更是令人齒冷！

前人種樹，後人遮蔭，的是至理名言。可是，如果人人都等着承受前人的餘蔭，那麼，這個社會，這個世界會進步嗎？

1·8·77

看了勃蘭加斯特主演的「火車大災難」，使我想起欲蓋彌彰這個成語。

欲蓋彌彰這個詞語，據辭源的解釋是：謂欲掩蔽已過而益彰明也。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憲不義也。

「火車大災難」勾勒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爲了遮住自己的醜事而草菅人命，把活生生的一千人推向死亡邊緣。本來美國在瑞士的聯合國衛生機構祕密研究毒菌武器是萬無一失的，但是，偶然却被三個做案的劫匪撞破，而其中一個竟傳染上毒菌，命在旦夕，被他溜到一列國際快車上躲藏起來。那個奉令行事的美國軍官，擺着一副苦口婆心假慈悲的嘴臉，煞有介事的宣稱爲了不使毒菌蔓延開去，殘害無辜生靈；所以才下令那列火車駛到久已不用的嘉山迪拉鐵橋上，使這一千人在隔絕人世的環境里受疹療醫治。

然而那位女醫生發現這等毒菌會在氧氣充沛的情形下逐漸死亡，而這種病症也會消弭於無形。當她把這好消息告訴那執行命令的軍官時，勸他立刻下令那行列車停止駛向那道鐵橋，他却當作耳邊風，還拍起胸膛，保証那道廢棄的鐵橋已用電腦測量過，是可以承受得住那一列火車的重量的，那一千人的生命也在保障之內。他在反駁女醫生時，還裝作悲天憫人，差點聲淚俱下的說，他是絕不會把那一千人的生命當作兒戲的。

他蓄意殺害一千人以滅口的欲蓋彌彰的手法，早被女醫生洞悉；她反唇相譏，他却處之泰然。言猶在耳，那行列車一上了那道鐵橋，它便像摧枯拉朽的，樑析橋斷，車廂也一節節的掉進山谷里，車里的無辜生靈那種殘絕人寰的哀號，只是空谷冤魂的控訴……。美國中央情報局這種瞞天過海殘害人

命的罪惡，殺人滅跡是做得很夠絕，在片子終場時，那個綫人已告訴上司，知道這次慘劇的生口——那個執行命令的軍官與那位女醫生已經被分別嚴密監視着，這兩個人的命運也不必再化筆墨，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個鞠躬盡瘁的軍官，大概自己死到臨頭，也仍會想不通自己爲人欲蓋彌彰，到頭來自己却死在欲蓋彌彰的泥沼里！

其實，我們這個世界欲蓋彌彰的例子，是比比皆是。烏干達殺人如麻的流氓總統阿明，雙手沾滿了同胞的血腥，仍然要充作非洲英雄，要英國人向他叩頭，這樣的欲蓋彌彰也未免太拙劣了！

1·8·77



那天載妹妹回去馬大校園交還畢業禮袍，還看見一些全副學士袍裝束的男女畢業生在東姑禮堂的池畔、花前、樹下，擺姿態或者與親人並站一起，取角度，調鏡頭，拍攝下那具有非常重大人生意義的一頁。

看見他（她）們喜上眉梢的高興樣子，還有那滿臉風霜或白髮蒼蒼的長輩們快慰形色，便聯想到戴上方帽子是「一條光明、平坦、寬廣的大道——愛情、地位、財富」這句話。台灣作家王拓筆下的工商社會侵逼下的討海人的影像也出現於眼前。像「海葬」、「炸」便是描述一些厭倦討海生涯的漁人，為了突破貧困漁村的網籬，為了使自己的孩子有機會讀書上進，甘願冒着生命危險非法去炸魚，無非是希冀孩子不必再像自己那樣「在貧困的漁村混一輩子」。

可是，當兒子們個個養育成人，讀完大學，身居高薪要職時，像「金水嬸」與她的兒子們都是成功的可敬的人物，然而，悲劇也在此展開了。金水聽信兒子的話，把自己的歷年積蓄拿到城市入股做生意，結果上當了，背着無力還債的羞辱時，才發覺那受現代教育而成為工商社會精英的兒子們，原來都是悖情逆理的。金錢把一切人情義理都扭曲了，他大徹大悟時已經後悔莫及了。

王拓一筆戳穿所謂「讀書求上進」、「學問知識」都是商業社會里另外的一種商品而已。事實也正如王拓在他的小說中所揭露的，商業社會里，智識學問、禮義道德都成為追逐財富的踏腳石，去滿足那卑瑣的慾望。現實里，年長的一輩，年青的一輩，不論是阻撓，還是去爭取，又不論阻撓為成為敗，爭取成功與否，總體上都導致毀滅！至少是人性的毀滅！

我們的社會正是一個商業社會，每年在大學畢業典禮上，名人顯要都一再呼喊大學畢業生回去農村，回去漁村，為貧苦人民貢獻一份力量，大概這就是名人顯宦一眼看穿我們工商社會的實質，有感而發的言論。生怕無數年輕有為的生命，除了營營鑽鑽，一心一意只想到滿足個人卑瑣的慾望，便一無所為，終於導致燦爛的生命枯萎而乾死！

1·8·77



與一位印籍女同事閑聊印籍學生的生活狀況。她告訴我一個故事。她最近從園坵帶了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回家幫忙做家務。那天，她買了很多魚肉之類回家，那小女孩便問她：「你們吃得完這麼多嗎？在我家里，媽媽買一點點的菜。煮咖哩，頂多是買兩條小魚放進去煮的！」我可以想像這小女孩那既驚異又羨慕的奇特眼光。

這種生活程度的懸殊，在我們的社會里是沒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有的人每天大魚大肉，上餐廳，大宴小酌；有的人連吃一條小魚也要躊躇再三，才下決定！

民以食爲天。誰不會吃，兩樣東西擺在面前，連三歲小孩也會選那好吃的先吃。常常在廣告上看見宣傳某種物品，對於食物的調味有着莫大的功效，強調色香味的享受。的確，看見那名廚烹制出來的佳餚美饌，是使人垂涎三尺。其實不必廣告的渲染，也不必別人的規勸，人人都知道吃好的東西，吃富有營養的東西，對於強身健體是有裨益的。

可是，要吃富有維他命的東西，是取決於本身的經濟能力。記得以前看過這樣的一個廣告片，一個骨瘦如柴的老人，兩手捧着一碗沒有送（食旁）菜的飯；由於營養不良，兩手不停的顫抖着，捧着的一碗飯也掉在地上打破了；跟着的另一個畫面，是老人在吃維他命丸，另一個畫面就是該老人的肌膚變得光鮮紅潤了。一個三餐都成問題的老人，竟然吃得起維他命丸！這樣的廣告片怎不令人啼笑皆非呢！

攝制這樣廣告片的人可以歸於不知人間何世的一類！

17·8·77

「我向來都不喜歡雌的！」說這話的是個傳道授業的人。憑這句話，我們可以測度說這句話的人的背景。由於她是女的，在家時可能受盡父母兄弟的歧視，而下嫁的丈夫又是個男人至上主義者，對她可能只當作洩慾器。從另一個角度，可以窺測她是個很要強的女人，眼看男人可以胡作非爲，女人却受到無形的拘束，不能暢所欲爲，因此便老在悔恨生成女人！

女人何以會對同性討厭，歸究起來，仍然脫離不了處身社會的影響，存在決定思維，有怎樣的社會教育便有怎樣的人。當然這個女人本身的眼光狹小，思想落伍是造成她思維最大局限的根本原因。

女人是否真是弱者？非也，只要放寬眼光，不管在政治、學術、醫術、技工，女人都與男人並駕齊驅。而那些老是看輕自己生爲女人的女人，却完全是自己一手造成，好像那些說：「我向來不喜歡雌的」的女人，觀察她們的爲人處世，是優柔寡斷，一點小事也不能特立獨行，仍要依仗男人去做，還以爲這是天經地義的，這不就完全暴露了本身的弱点、缺陷，所以她說「我向來是不喜歡雌的」，是她本身不求長進，導致心理萎靡，而還在自覺不自覺中道出這種重男輕女的腐化思想，這樣的女人可以休矣！

31·8·77

接二連三聽到或讀到有人在論述個人社會地位的問題。一個初出道却頗世故的年青教員，最近在閒談中透露有意買一架四輪的代步工具，因為，據說，按步當車似乎總有點失身份，薪金制的實施，薪金得到大大的調整，不應再那麼寒酸了，何況擁有一部汽車，也是表示提高本身的社會地位了。

最近又讀到一個擁有大學教授銜頭的所謂文藝評論家，在論述台灣六十年代的第二代比較寫實的作家時，筆鋒也轉到這些第二代作家的社會地位問題上，好像在惋惜為什麼他們不是大學教授、名人學者，或者是軍政大員，或者是富翁鉅賈，不然他們一定會受到就算不是厚待，也會令人刮目相看的。

現在我終於看到所謂高級知識份子也與市井的一般人，在思想、眼光方面其實是不分軒輊的——在商業社會，有了金錢，社會地位也不同了，而且講話也可以增高聲量了。反之，沒有錢，也就沒有社會地位，縱使你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也是人微言輕。所以，為了向上攀爬，為了提高本身的社會地位，似乎每一個「好」機會，都從未被輕易放過。

可是，有了社會地位，便意味人品道德也是可取了嗎？縱目芸芸衆生，小至開空頭支票，吞食公款，名譽掃地，而瑣瑣入獄的；大至作奸犯科，營私結黨，販毒走私，為害國家社會人群，也不缺少有社會地位、有銜頭、有頭臉的人嘛！

大概只有被金錢蓋住了眼睛的市井人（當然包括那位大有來頭的大學教授），才會那麼天真的，老是以為坐大汽車，住大洋房，擁有三妻四妾的才算有社會地位，才會一呼百諾，舉足輕重。

5·9·77

明朝湯顯祖寫了一部牡丹亭的戲曲。因男主角柳春卿被描繪得英俊瀟洒、儂語多情，使到一些女讀者誤以為是作者湯顯祖的代身，其中有一個女讀者千方百計要見湯顯祖一面，等到相見時，那女讀者大失所望，原來湯顯祖竟是個白髮蒼蒼、鷄皮鶴皺的老頭子。這種誤解是不能歸咎湯顯祖，要怪只好怪那女讀者太自以為然。

不過，這種誤導並沒有多大害處。反而是那些別有用心的人，說的是一套，做起來又是一套，不知道的人，往往便糊里糊塗的以為他真是表里一致的人，這就大錯特錯了。

丁彥先生在他的「揚塵集」曾這樣說：「文與人其實是二位一體，不可分割的，而那『一體』的貫串者便是思想。因此，要正確估定一個人的價值，必須深入觀察他各方面的表現，不應只限於他主要的一點成就，也就是說，看了他的『神性』，還要看他的『人性』。」

魯迅先生也早在他的書簡說過：「凡有智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

所以，讀者看一個人的文章，莫要被他的學識淵博而迷惑，首先要看指導他的是那一種思想——文章寫得好而已，真理却沒有他的份兒。阮大鋮、汪精衛，文章也寫得好。

讀其書，一定要知其人，否則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使你大掉眼鏡，那就為時已晚了！

5·9·77

又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婦人把一生辛苦的積蓄被宵小偷竊了，這位老婦人是欲哭無淚。也有一些大人先生又會搖着脖子歎氣：「你看，到處銀行林立，還會有人把錢財置放在家裏，這不是自找苦吃，活該？」

老婦人的錢給賊徒偷竊了，這能歸咎於老婦人的無知嗎？我相信老婦人也有見過世面的人，也知道有銀行、郵局可以儲錢的，可是，像她那一種身份的人（據報載老婦人年輕時是個泥水工人），每個月能省下的，也不過是蠅頭小數，再加上粗手大腳勞動的痕跡，踏上那堂皇富麗的大建築物時，面對那坐在高高櫃台上的一臉不屑的神色時，她會有勇氣把那蠅頭之數推上去說要開個戶口嗎？老婦人省吃儉用把每個月能存下的那麼微小的數目放在她自認隱密的地方，第一可省下看人眼色，第二她也以為是萬無一失的。可是，她那裏又能想到這個社會即使是財不露眼，那些跳樑小丑依然會有方法把那些錢攫為己有的。

所以，老婦人唯一的錯便是她摸不透這個見錢眼開的社會的本質，她老以為在一些國度裏路不拾遺，甚至旅客有意丟棄的一對舊鞋，隨便放在火車廂的一個角落，可是，最後那對舊鞋在追蹤了千把里之後，依然回到那失主的手上，這種邏輯是一萬個不通的！

5·9·77

一名女教授在一項研討會上說，婦女已被當作貨品，並且被當成一種增加產品銷量的工具。

放眼看看現實社會，各種各樣的商品皆以婦女的影像作為廣告，女人似乎已成了刮龍的絕妙媒介了。這些以婦女作為廣告的商品，並不是遵循正當的手段來說明該種商品的實用價值，甚至有些是與婦女風馬牛不相及，而是企圖利用婦女的影像塑造一種邪惡卑瑣的性的形象，有意無意的把婦女在社會的尊貴地位貶為純粹的性發洩的工具，這種誤人視聽的廣告比比皆是，商人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下流行徑是惡毒的，也是令人齒冷的。

但，回想一下我們這個商業社會，人們的眼中看到的只是晃晃發亮的金錢，其他什麼人格、道義，是可置之不顧的，那麼商人在阿堵物的鼓動下，絞盡腦汁，花樣百出，把女人當貨品，也是名正言順了。把婦女的形象肆意污穢，降低女人的尊嚴，也是為了迎合大眾的低級趣味，所以，他（她）們在女人的媚眼，酥胸，肚臍，屁股具有挑逗性的部位，在不抵觸法律的條文下，施出混身解數，大做功夫，誘導人們的低級情趣，使人沉迷於非非之想，這樣，商品的銷路便隨之而驟增，目的已達，錢財滾滾而來，其他還管他什麼？

商品貨物利用婦女為工具；電影，舞台，歌榭，更有活靈活現的女人胴體為号召，還有一些販賣黃色灰色為專業的文人驥客，也競相在他們辦的小報、雜誌上出奇招，施解數，在婦女身上大做文章，以廣招徠，使人人都色迷迷的，連未成年的孩童也怦然心動，趨之若鶩。這個文明社會，也變成看見女人，便談性性也！真是不亦樂乎！

而有人還在聲嘶力竭的高喊男女平等，看來也不過是做來看看的吧了。

8·9·77

雜役有錢出借

學校裏的那位雜役有錢出借，是我最近才聽到的事。有一些同事爲印証傳聞的虛實，便當面詰問那位雜役，那雜役也理直氣壯的對詰問的教員說明他借錢的規矩與利率。

從此之後，人們在談論時，偶爾涉及到那位雜役時，都會以一種卑夷的口氣，批評他爲人不道德，大有這麼一個小人物也吃貴利，令人匪夷所思，大掉眼鏡！

從雜役有錢出借的事，使我想起不久前看到一幅以「莫小看他」爲標題的漫畫，畫中人一胖一瘦，胖者衣冠楚楚，爲頭家級人物；瘦者衣着簡單，是一個雜役。胖者與另一個高高坐在寫字枱，雜役正在打掃，胖者便對旁邊友人說：「莫小看他，我有時出糧也要向他借貸！」

雜役有錢出借，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只是偶然的現象；但這幅漫畫以及前述的那位雜役都能夠有錢出借，却給我很大的感慨！

一個雜役受人頤指氣使，埋頭苦幹，每個月大約只賺入一百幾十元，竟有錢出借，而那些一個月少說也有幾百塊，甚至四個數字薪水的人竟然要伸手向雜役借錢。在這個金錢至上的社會，雜役省吃儉用，辛苦儲蓄起來的錢，借貸給那些比他生活更優裕的人取利息，那是一點也不爲過的；反過來那些養尊處優的人爲什麼要向人借貸度日，倒是要好好思考的！

8·9·77

小知識份子的真面目

有一個漫畫家寫一個榴槤販賣榴槤，把榴槤分成兩類，一類售予一般顧客，一類却是註明售予教員的，漫畫家把教員列為高人一級，是頗有諷諭的意味。

打從阿茲報告書到內閣委員薪金的實施，當教員的（也包括其他公務員）真有三級跳的歡欣！那些執教鞭有十多年的幾乎都已達到了四個數字的薪水。昇進之路順暢，當然意氣昂揚，神采飛揚。

最近我見了兩個友人。他們都是教育界的人，其中的一位是小學校長，他說在加薪聲中，最顯著的現象便是有很多教員都競相換新車——車是名貴車，車廂裏，設備俱全，還裝上冷氣，就等於一個會行走的小房子。物質上的享受是刻意至上，精益求精；可是，精神上的蒼白，却是令人搖頭三歎，與他們談文化教育，談健康文娛，他（她）們只是虛與委蛇；他們的精神糧食，除了上股票所，搓麻將，便是看那些電影本事或電影明星動態或與女人有關的書！

另一位朋友，是市場（日用品，糧食）的常客，每每遇見一些熟人都把物價上漲推到教員（也包括其他公務員）加薪的賬上，因為他（她）們在私人商行服務，根本是不會像公務員那樣，隨時跟着物價上漲而得到薪水調整的，所以他（她）們也羨煞了教書的朋友命好！

水漲船高，改善生活，是無可厚非的，可是在豐厚的物質生活裏，却把自己的原來面目忘記，正如魯迅所說的：「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墮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從社會得到不薄的利益，便神采飛揚，挺直身軀抬高鼻樑，一旦受到阻梗，則又往往顯得沮喪、悲憤和彷徨，這就是市鎮小知識份子的真面目啊！

8·9·77

生個女的

「生個女的，倒好！不必顧慮她將來的教育，只要有幾分姿色，嫁個本事的男人，一張長期飯票，安安穩穩過一生！」這是新近忝爲人父的一個教員帶點自嘲又有點自慰，向那些對他調侃的同道說的話。

其實，他是要個男的，可惜，天不從人願！上述的話是明顯的阿Q精神自慰！

生個女的，便不必爲她的教育擔心，這與那些腦袋裝滿封建遺毒的人的想法是同出一轍。但這個教員却是徹頭徹尾的受洋文教育的二毛子，竟有這種思想，實在使人有點膛目結舌的！

他的那番理論，把他的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暴露無遺。他仍以爲在這七十年代的風雷激盪的世界，只有男人獨撐天下，那就未免太淺薄，太無知了。據我所知，他現在有洋房有汽車，都是因爲夫妻兩人各有一份七八百塊薪水的職業呀，假如妻子沒有受過教育的，焉能當教員，領一份七八百塊的薪水嗎？重男輕女的遺毒冲昏了他的頭腦，他却沒有想到自己的基業（指汽車洋房）是如何創出來的！

嗚呼！我一直以爲無才便是德這種封建思想，只有那些沒有知識的人才當作遺寶來珍貴着，却想不到一個受西方教育的二毛子也滿腦袋這種遺毒，人真不可貌相！

9·9·77

在我們這個金錢掛帥的社會，先看衣冠，後看人，是司空見慣的事。其實，這種以貌取人的尺度，真是差以毫厘，失之千里！

有許多思想意識不高的人（包括勢利眼，有偏見的），就是以貌來衡量人。獐頭鼠眼的一定是邪惡奸宄的人，肥頭胖耳的一定是淳厚善良的人。這種相人之法，有一些是中了那些騙飯吃的相師的毒。但有一些却是一廂情願的偏見。

在我們這個社會里，由於殖民地主義者的遺毒，造成了許多眼光偏狹，固執己見，與廣大華人社會脫節的二毛子，他們由於只懂一種語文，他們的視聽便局限於一個框框，又由於本身的不長進，不試圖擴大自己的視野，日常話題，不是時裝服飾，股票洋房汽車，便是男女關係，談性性也，他們的觀瞻所及，便老是那個井圈的範圍；一談國家社會大事，不是人云亦云，便是大放厥詞，自作聰明，是徹頭徹尾的唯心論調。

他們那種以一竹桿打一船人的偏見是根深蒂固植根於他們的腦袋中。看見別人樣貌木納，莊重自持，不隨波逐流，便硬派人家的不是；看見別人具有民族風格的歌唱舞蹈，不覺滿嘴滿臉的酸臭味，口口聲聲的指斥別人！

這種以樣貌外形來衡量人的論據，其實是不值識者一笑；但他們却不自覺本身的幼稚淺薄，實在使人毛骨悚然！

21·9·77

又是月尾發薪的日子，每個人都喜上眉梢；有一個女教員三步併作兩步衝進辦公室，直奔向女書記桌旁，這種喜極忘形的衝動，在每個月尾都會重複映現眼前的，這回，這一幕剛好落入一個多嘴的教員眼里，便皮開目笑的調侃道：「別急，別急，支票一定穩拿在手的。」那個剛才狂奔的女教員馬上花容變色，一字一句用沉重的語氣說：「哼，又不是偷來搶來的，我是做來的。」

「我做來的」 I Work For It，這句話的含義是包括流血流汗，化過努力來的，於是這句含有血汗的話便變成了許多人的盾牌。

像剛才那個樂極忘形而狂奔的女教員，她常常都在辦公室里嘆氣：「唉，教書真不容易，除了假期，在上課日子我真是沒有好好的休息，那些癩皮精、頑皮鬼就把我氣死，我也把他們當作死的。」聲淚俱下，聳人視聽，如果只從談話來揣度，她儼然是個鞠躬盡瘁的好教師了，教師也真的是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乳了。可是，我往往看見很多教員是公私不分的，把家庭瑣事與學校的工作混為一談，在家里做家務，要看顧丈夫兒女，忙得很，而且也盡心盡力的，到學校時面對的是非親非故的一般冥頑不靈的傢伙，心里有氣，脾氣也暴躁了，什麼都變成觸眼傷心了，竟至自己憐惜自己起來了，老以為自己功高於世，因為公私混為一，當然是休息也被剝奪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做來的」，講得那麼理直氣壯。

一句「我做來的」就可掩飾很多事，作奸犯科，貪贓妄法，做事不盡責，敷衍塞責，虛與委蛇，同樣都能拿到酬勞，同樣能夠理直氣壯說「我做來的」。

啊，好一句 I Work For It !

28·9·77

前有日本文學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川端康成，後又有娛樂界的武打明星李小龍，最近又再加多歌唱界的搖擺歌星埃維斯貓王，不管他們的死法互異，但人們都衆口一詞說他們都死於盛名之累。

一個人的名達到了頂峰之後，一方面要保持那個盛譽，一方面又要設法突破，妄圖再上一層樓，從頂峰踏上雲端，當事人處於此情此景的那股焦躁、猴急相，實在令人不忍卒覩的。「名」令智昏，在出盡法寶，想盡奇謀之後仍無法有突破的信心，於是，有的自殺了，有的求助於藥物甚至吸毒，痴心妄想的要打通那生死榮哀之門，在苦心孤詣經營下，仍不免心力交瘁，徒勞無功，最後還是死路一條！時乎！命乎！

悲是夠悲的，所以有許多迷哥迷姐在撒淚，在嘆息！其實，人們在嘆息，撒淚之餘，似乎却缺了思維，上述的幾個死者，生前之所以被捧得聲名如日中天，財源滾滾而來，也不過是拜這些哀嘆、撒淚人的恩賜。據說李小龍、埃維斯貓王是生榮死哀的，停放屍骸之處，還有出殯之日，竟引動了成千上萬人爭着擠着，號叫着，低泣着，以一瞻被他(她)們捧起的偉人英雄的最後遺容為人生之榮或人生之幸！

逝者如斯乎！死者已矣！人們在如喪考妣，痛心疾首之餘，仍然會鼓其餘勇，在那衆多求名若渴，求利若昏，搖首擺臀，懂得鑽營、迎合人們口味的人中，再捧出另一個偶像，另一個心目中的偉人英雄來，也是指日可待的！

29·9·77

盛名之累
(二)

據說香港人有一句口頭禪：如果你與某人有仇，最好便是勸某人的女兒去當明星。

做明星幾時竟變成這麼不體面的事，我實在是摸不着頭腦。不過，發明星夢的青年男女倒是前仆後繼，勇猛直前，誓無反顧，那又令人愕然了！

最近讀到香港警方揭露香港電影明星賣肉的醜聞，大大的驚醒了愚鈍的頭腦，原來做電影明星也有偏門好撈的。話說做了明星的人，身價是格外不同的，那些要一親芳澤的人也出手闊綽，成百上千也面不改容，既以為是另沾一味，又可驕人，而傲視儕輩！

藉着明星之名，那些吧女、妓女、舞女、淑女、閨女，……都一登龍門，身價百倍，而至於撈得盤滿鉢滿，銀行戶口指數作大幅度調昇，身上珠光寶器，出入洋房大汽車，高視闊步，令人刮目相看！

做了明星，既可沽名釣譽，又可撈偏門，也沒有什麼不體面的，這不過是搵食的另一門路而已，老雀已經安之若素，笑罵由人，我能撈到大把錢，是我的本事，我出賣原始本錢，又干卿底事；只有那些初出道的新雀，面皮還嫩，一當人家把真相揭穿，便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說人家有意構陷罪名，一定要尋求法律途徑解決，還我清白。我看澄清喊冤是不必要的，既然跌進了那個坑，不沾染一點糞漬臭味是說不過去的，幹脆豁達一點，你說你的，我做我的。最後撈到名聲雀起，做了大明星之後，那時人人刮目相看，誰還會來揭底呢？英雄（英雄）是不問出身的。

29·9·77

被鉤着的魚

假期結束了，回到工作崗位，一脚踏進辦公室，映入眼簾的是一條觸目的橙黃色的魚，被人別具心思的糊貼在一個高櫈的開闔面上，走近一看是一條上了鉤的魚，而且旁邊還有一行英文字，大意是說即使是魚，如果牠知道適時閉口，牠就不會有煩惱。

這幅頗有譏諷意味的畫像，對於所有的同事大概都不會摸不着頭腦，旁觀者當然會心一笑，當事者免不了被狠狠的刺了一針，是可以想像的。

俗語說：飯可以亂吃，話却不可以亂講。但是，有許多人，大概是生活過於優裕，空閒無聊的時間太多，品格也轉為污濁了，於是整日打開那張嘴，唏哩嘩啦，天南地北，說長論短，宇宙之大，蒼蠅之微都成了談資話料，所謂言多必失，有時言語會中傷別人的私譽，有時也牽涉及人家的穢聞臭史，當然講話者也並不是什麼善男信女，話講出了，有些是為了一洩私怨，有些是為了妬火中燒，有些是為了構陷罪狀……，總之不一而足，不過為了一逞個人的氣燄，而就口不擇言，却是一致的。

像水里的游魚，垂釣者是把有餌的鉤放下去了，願者上鉤，那些喜歡開大口便被鉤上了，可能還會來一陣勇猛的掙扎，僥倖的能夠脫鉤，但嘴唇留下的缺陷却是成了以後的顯明標誌；不幸的，便成了垂釣者的佳餚美饌，使他大快朵頤。

生活環境影響個人的品質。愛搬弄事非，老張開大口叫囂的，是怎樣的斤兩是一目瞭然，上鉤的機會也比較多，那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29·9·77

最近都門兩間國民中學舉行一場辯論會，辯題是「無痛苦死亡合法化」THE LEGALISATION OF EUTHANASIA，正方的論點是一個得了絕症的人，與其讓他受苦，還禍及親人，不如一了百了，由醫生施行無痛苦死亡，既可解除病者痛苦，也免拖累了他人。反方却指斥這種論調是冷血的、殘酷無人性的，他們居於人道和宗教的觀點駁斥這種謬論，他們說：「人既然不能創造生命，他有什麼權利取人生命？」又說：「我們的社會教育孩子去尊重生命，如果無痛苦死亡合法化，就等於開歷史的倒車。」最後這場辯論是由反方獲勝。

反方的勝利是預料中的，如果正方勝，就值得爭辯的了。公道在人心，這種涉及人生基本權利的論爭，可以斷言的，站在正道的一方是必勝的。像最近在夏威夷，火奴魯魯舉行的世界精神病學大會，各國精神病學專家都紛紛譴責一些國家竟然違背了精神病學專業獨立的權力，利用精神病法「治療」事實上是沒有患上精神病的異議份子，各國代表一致闡明精神病學必須純粹用於治療精神病。

從這段新聞來看，一些國家對付異議的人是有其一套邏輯，就像上述辯論會里贊成無痛苦死亡法，正方所爭辯的一樣，病人已無藥可醫，乾脆給他一死了之，是最合邏輯的；而這些用精神病法來「治療」所謂異議份子的國家，他們的論據也是這樣，既已國泰民安，而還有人持異議，那不就是失去了理智，沒有了理智，關進精神病院也就最合邏輯了！

3·10·77

取一個好名似乎已成爲那些有受過教育的人斤斤計較的事體，據說名字的好壞是能夠影响個人的功名前程，只看香港一些落魄明星一再改名，便知端倪。好名字就真的是可以影响一個人的運程利祿嗎？有頭腦的人是不會相信的。

不過，世俗的人對於取名真是慎重其事的，有些連大字也不識的二毛子、二毛婆，一當太太或自身大腹便便快要臨盆時，便皮開眼笑的四處向人拜託，求人賜下一個好的名字，以便爲那行將降臨人世的嬰兒先斷前程，預卜榮華。我心里就在想，自己連方塊大字都不識，也不知羞恥，一當爲兒爲女取名時却要用方塊名字了，這不也令人頗爲驚疑不置嗎？這些龍兒鳳女一旦長大成人時，却對父母當年千辛萬苦爲他（她）取下的好名字置之不顧，乾脆就是肯尼、哈利、瑪莉、露絲，這當然與父母當日取名的意願相悖，但這又奈何？其實，就像一句馬來諺語說的：螃蟹父親教螃蟹仔直行一樣的令人啼笑皆非的。

既然取個方塊名，不是爲了表示不會數典忘祖，那又何必多此一舉，乾脆取個洋名，既代表身份，又顯出教養，一舉而數得，也同時免了龍兒鳳女將來被人問起爲何有個方塊名而口啞啞，而使他蒙羞三代，甚至也因此咒死那「老而不」好取不取，硬要取個方塊名！丟人現眼！

3·10·77

在最近一期的「海洋文藝」里讀了錢歌川寫的「談恐懼」，才知道物質生活高的美國社會，竟然會有不計其數的人民活在不同名堂的心理恐懼狀態中，有人入浴要繫上一個救生圈，有人怕坐升降機，有人怕身居高處，有人怕黑暗，怕禁閉，怕水，怕火，怕高，怕蛇，怕貓，怕狗，大至宇宙的覆沒，小至蚊蚋的吸血，總之他們所怕的東西是應有盡有的。

據專家研究，這些患有恐懼症的人，都是「敏感的，富於想像的聰明人。他們可以設想自己處身在某種未來的狀態中，而預見到那時將要發生的事，而且看得極其生動活現。」又說「恐懼症患者的问题，是一心一意只想到萬一的事故，而忘記正常的安全可靠的的因素了。」專家們分析的，乍看起來是言之成理，頗有見地的。可是，人們怕這怕那，常常懷着動輒得咎的心理是與社會的真實狀況分不開的，而這些，專家學者却忘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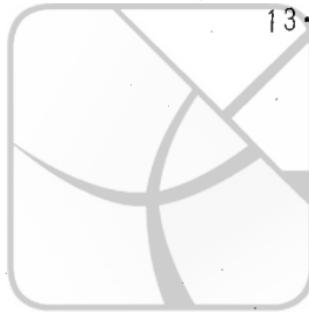
不久前，我就在報章讀到一些關於美國社會治安惡劣的報導，有一對夫妻竟然把自己禁錮在一個小樓房里十多年，不敢越出雷池半步，過着戰戰兢兢的日子，就是怕一旦走出門便被劫匪壞人所乘，這對夫妻的那種以防萬一的過度敏感也是有事實根據的。有許多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搶甚至被殺，那是日有所聞的，所以造成他們的過度敏感。當人們的身家性命都處於無可保障之下，當人們的生活已沒有指標，像無根的浮萍，而一心一意只想着萬一的事故，那種過度敏感，過度自作聰明是可悲可憫的！

物質享受至上並不意味着精神生活也能得到同樣的調和，這是過度強調物質享受者所面臨的窘境，心靈上的負荷，使很多人精神崩毀，鬧精神分裂

。生活是優裕了，但精神無所寄托，終日憂心忡忡，杯弓蛇影，最後，甚至連那微不足道的貓狗老鼠蟑螂也懼怕起來了，這樣的人生還有什麼意思呢？

人們會活在恐懼中，當然是有許多因素造成的，尤其是那些人爲的，更使人惴惴不安，魂不守舍，像烏干達那個有虐待狂的統治者，本身便處於精神分離狀態，在他的淫威下的老百姓是苟延殘喘，今日不知能否活到明日的恐怖狀態中，他們比那些怕貓怕狗的人所負載的心靈恐懼還不知重過多少萬倍呢？活下去都有困難，那里還有時間去顧及人身安全呢！人爲的因素，造成許多人無端端的活在恐懼中，那真是罪大惡極，罄竹難書啊！

13·10·77



人比人，氣死人。坐此山，望彼山也是頗不好受的。

看見那些迎合低級趣味的灰黃讀物能夠銷上好幾萬份，一些搞文藝的人便又羨又妬的，帶着酸溜溜的口氣說：「還是搞灰黃讀物好！」也有一些搞文藝的人要把自己與那些撈得盤滿鉢滿的歌星，舞星來相比，人家名成利就，社會地位高，反看自己寂寂無聞，不禁歎氣說不如去當歌星，舞星，去媚世惑俗，「錢」途便大有保障！

做為一個人，沒有自己的宗旨，沒有高度的思想分析力，也沒有銳利的眼光，只會自怨自艾，還是不配被稱為有知覺的知識份子，何況是一個文藝工作者呢？社會並沒有虧待任何人，在唯利是圖的商業社會裏，是談不上什麼優待或虐待。有些人不過讀多了幾年書，而思想却未搞通，認為社會就要特別的優待他，這是錯誤的。有些人中流砥柱，立場穩定，有些人隨波逐流，媚世惑俗，所得的當然有天壤之別，而自己不去分析，只是埋怨，只是憤激，感情波動，是與事無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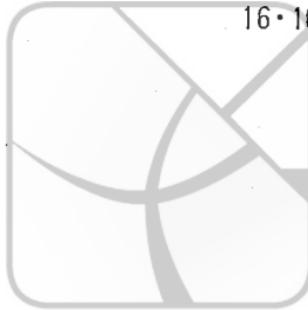
觸眼碰心的事情很多；理想是巨人，目光如豆，行為與思想如侏儒的人也不少。

舉個例子，一個大學畢業出來的青年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執起教鞭做猢猻王，整天只聽到他有無盡的怨懟，常常把自己與其他的人相比，有些人連中學也未畢業，却已是某某商行的高級職員，或什麼經理，出入有車馬津貼，汽車也有專門停車位，又有車童把汽車抹洗得乾乾淨淨，在整個辦公室，自己高出別人一個頭，圍繞在自己周圍的，人人都要看他三分面，處在這種地位，真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呢！自己呢？每天面對的只是一班冥頑不靈的小子，有時還要受校長的氣，自己受了

大學教育，與人一比，竟然是同人不同命，眞的命運太坎坷了，像這種所謂高級知識份子的，只會恨呀恨的，却不反躬自省，在不自覺中泥腳越陷越深，變成極勢利，極偏狹的心胸。教書時沒有精神，找外快時却是十分盡職，偶爾身染小疾，來一張醫生紙，便可蹺起二郎腿，正業可以不管，另一面却還孜孜不倦去做副業，因爲那種錢是做了才有的，身染小疾也可以做的，言行舉止，便把自己可鄙的面目揭穿無遺！

做爲一個人，起碼也要負起做一個人的責任，如果只會鑽，見錢而不見人，忘記了自己的職責，辜負了社會的寄託，與其說社會有負於他，倒不如說自己虧待了自己！

16·10·77



一個十一歲的美國小頑童說：「在電視上見慣了暴力，暴力就不算一回事了。如果我真的看見有人被殺，我也不會大惊小怪。我相信我變得鐵石心腸了。」

有一個港台的打仔明星最近也說了這樣的一句話：「我打架並不是新聞，我不打架才是新聞。」這種與情理相悖的言論舉止，竟當作是合理的事，實使人啼笑皆非。

前述的美國小頑童是由於心智未開，受到電視節目的誤導，而變得鐵石心腸，可以歸咎於社會環境所造成。而那個牛高馬大的打仔，由於在銀幕上飾演的都是瞪眼睛，舉拳頭的角色，在現實中也把自己當作是「英雄」了，本性迷失，把自己徹頭徹尾的代入銀幕裏的「英雄」裏面去了。這個打仔在未知覺本身成為商品貨物的可悲性，而仍然洋洋自得！也實在使人驚異於他的智商何至如斯低！

看看我們的社會，不也是有許多像小頑童，打仔明星同類型的人嗎？他（她）們受了壞影響，沉溺於那壞的事物中，而毫不自覺。看見人家偶然中了千字萬字，是由於一時的所謂「靈感」，於是自己以後也盡量要從生活中掘取靈感了，看見人家發生禍事了，他首先去猜想的便是與這宗禍事風馬牛不相及的數字，而人命關天，或與生活相關的課題却根本不會去想了，忘記了自己生活的真實世界，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人常常慨歎，現在的人多數是麻木不仁的了！又如那些無知的少男少女，讀了或看了那些灰黃低級的書報電影，裝滿在腦子裏的就是愛呀，死呀，恨呀的東西，身心受到戕害，而不自覺，等到有一天恰逢其會，自己也扮演起那樣的角色來了，還以為那才是曠達，那才是純情，那才是年青人的本色，真是至死不悟，做了可怕的犧牲品而不自知！

受了戕害，受了荼毒，還自以為那是合情合理的，心靈受污染而至於此，那真是此恨綿綿何絕期啊！

於梨華曾在一篇報導文章裏這樣的描寫新加坡一条名爲「不妓」街的人妖：「頭上是如雲長髮，胸部是如山乳峰，腰是一握，穿熱褲的露出一双修長渾圓的腿，穿長裙的有左右搖擺的臀部，脚上一双高跟鞋，戴著她們躊躇地穿梭于桌與桌之間，粗胳膊的水手們涎着臉，掏他們一把，捏他們一記，他們伸出一只手，拍的將他們打掉，低咕了一聲：討厭！再飛一個媚眼，飄然而去。」人妖形象躍然紙上，也使我聯想到在大街小巷看見的「如雲長髮，腰是一握，左右搖擺的臀部」，油頭粉臉的時髦年青人，驟然一看，我敢担保你分不出他、她們是男是女？不過，既然在西方人的字典裏已有unisex的字眼，那麼雄兔腳扑朔，雌兔眼迷離，真假不分，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據說把自己扮成單性是追上潮流的一個條件，這樣才名副其實的新潮，於是那些一身脂粉氣的男不男女不女的便在大庭廣衆招搖過市了，這是等而下之的宣傳法；最高明而又具影響力的，無過於把自己那副尊容亮相於書報雜誌上，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細看揣摩，真是百般俱全，鬼斧神工，只可惜就缺少了於梨華說的「如山乳峰」，要亂假成真也不能了！

「不妓」街的人妖是爲了生活，所以才妖里妖氣的做那種見不得光的買賣，而我們的一些如假包換的「偉丈夫」却要裝成那男不男女不女的樣相，就頗令人不解；因爲堂堂的大男人偉丈夫也不要，却硬要惊世駭俗，把自己弄成鬼不成鬼，賊不像賊，給人加添笑料，真是何苦來由？

19·10·77

據說有人做工是爲了消磨時間Work to pass the time，因爲出生的時辰八字好，丈夫月入數千，生活優渥，不是爲了減輕家庭負擔，只是爲了那舉手或啓齒或被擺設之勞，便能獲得幾百塊甚至是四個數字的薪俸，花花綠綠的鈔票畢竟是可愛的，比做煮飯婆每月伸手向丈夫要錢好得多，同時個人銀行儲蓄戶口直線上升也是一樂，於是做工是爲消磨時光便名正言順了！

記得「龍門客棧」裏的大檔頭曾說過這樣的一句警語：「拿人錢財，爲人消災！」但這些天之驕子的婦人家，眼睛見到的只是那花花綠綠的鈔票，消災不消災，不用提。以消磨時間而能賺錢，實在是非常幸福的人。但也有不少受了生活的壓力，拋頭露面，風吹日炙的婦女。她們爲了生活而出賣時間！我曾看過這樣的一則新聞特寫。一個已婚女人在一家商店工作已有十幾二十年，由試用期的七十五元，正式錄用的八十五元，每年年功加俸十五，或十元，或五元，甚至沒得加，一直升到二百四十元，賣掉了無數青春日子，看盡了無數的冷白眼，才升到二百四十元，那是一番生活的掙扎的成果！可是，忽然有一天，那個爲虎作倀的經理說要把她調到分行的新店去服務，由於她青春已逝，人老珠黃，再也沒有吸引顧客的本錢了，調她去分店也是爲了顧到她十幾二十年的「服務功勞」，不過，有個條件，薪水要像新人一樣，從一百廿元算起；人家已把青春賣給了那家商店，而現在却受到這種待遇，無異是對個人尊嚴的一大污辱，這個女僱員在憤激之下（她那個行業是沒有工會的），只好辭職不幹，在人浮於事的社會，又加本身無一技之長，壓根兒便沒法子找到一份職業，在憂鬱過度下，而神經錯亂，最後終於拋夫棄子躍樓自殺！

這是活生生的現實故事。她沒有像一些女人的好命水，做工是爲了消磨時間，不做也是能照樣過，她沒有選擇！

19·10·77

(一)長多一双眼睛

我最大的孩子快四歲了，已經在學校報了名。那天和朋友聊天，彼此談起孩子將來的教育問題。我說我是把孩子送進華校，朋友也和我靈犀一線通，他說他的孩子將來也是送進華校。

追本溯源，我們都是華校出身。今天照樣會講、會寫、會聽、會教英文、馬來西亞文。雖然沒有高人一等的感覺，不過，看着那些只會英文或馬來西亞文的朋友，他們所能涉及的只是這兩種語文的讀物，而自己呢，他們讀得懂，聽得懂的東西，自己也能領會，但自己比他們多懂自己的母語，也就能了解多一種這種語文記載的讀物。有時和單懂一種語文的人聊天，從談吐中，可以很容易發現他的孤陋寡聞，甚至偏向一面的言論。

這些都是拜自己多長一雙眼睛之賜！

(二)你打回他

有這樣的一個教師，某學生向他投訴一個學生打他。這個教師竟這樣對他說：「你為什麼要告訴我？他打你，你打回他就是了，你向我投訴，等下兩個人都要被我處罰的。」

如果每個學生都照着他的「教導」去做，這間學校還需要校規嗎？

(三)人情薄如紙

同事吳先生結婚，不擺酒宴客，只是在教堂舉行簡單婚禮，然後茶點招待來賓。同事每人獻五元賀儀，購買禮物敬賀，區區五元，對於教員，可是皮毛之數，可是，有一兩個女教員却在背後大罵獻議者不識事體，既不宴客，何以要獻五元賀儀，依她們之見，兩元是最公道的。

一個同事結婚，竟以爲獻兩元賀儀爲得體，我可是頭一遭聽到，即使是帛金（或轉儀），在今天物價高漲的時刻，也很少只獻兩元的。彼此是同事，朝夕相見，情義俱在，可是，講到錢時，却顧不到什麼情義了。嗚呼，人情冷薄，可見一斑！

1974



生在貧窮家里的孩子，兄弟姐妹衆多，所以小小年紀便已開始爭了。無論食物，玩具，父母只有力所能及，非常有限度的來供應孩子；衆多子女，食物，玩具供不應求，所以便造成孩子們互相爭奪的現象。往往也造成不幸的悲劇。譬如我一個父執輩的叔叔，他臉額有一道很深的疤痕，很傷感的把當年造成疤痕的往事說出來，因為他家貧窮，兄弟姐妹多，爲了爭食，一個兄弟不小心用飯碗割傷了他，以至今天仍有這疤痕。

野生的動物，在適者生存的競爭下，有的仍能留存，有的便已絕種。在社會上，人類何嘗不是這樣，人小時至到死爲止，沒有一日不是在爭。爲了爭而頭破血流，爲了爭而失感情，爲了爭而不顧廉恥……。

孩子在學校讀書時，爲了爭取好成績，日以繼夜，孤燈黃卷的苦讀。長大後，爲了找一份職業，也要和別的人一起爭，這時便要看自己的文憑的優劣來決定了。有些人爲了爭職業，想盡方法，出盡法寶，找靠山，拉後台，甚至還拿出極端卑劣的手段來爭。

在巴士車站，一輛巴士來了，便可看見許多人，男女老幼一齊向着那狹小的門爭着走上去。

在戲院裏，一場精采的影片，觀衆們便早早到戲院來排長龍，爭買票。戲院散場時，門一開，觀衆又如潮湧似的爭着走出來。

有些人爲了爭名位，不惜拉破臉皮，造事生非，振振有詞，強詞奪理，惟恐天下不亂，比起潑婦罵街，尤過之而無不及。也常常在報上讀到一些電影明星爲了爭排名，鬧得熱烘烘，以拒拍演爲要脣。爲了爭名，已鬧成如此，其他比名更休戚相關的，相信爭得更激烈，更可怕了。

這些爭爭奪奪只限於自身的利益才如此的激烈，爲了別人，爭取別人的利益，犧牲小我，也能如此熱鬧，在這社會是少之又少的了。

爭的種種，的確可觀，冷眼旁觀看人爭，也可發現不少道理。

14·8·69



為什麼學校不為孩子們設備得完善點？每當學生回家向父母親訴說學校圖書館很少圖書，科學館只是虛有其表，家長們就會異口同聲的提出上述的問題。

前教育部長佐哈里先生也曾批評過校董與教師沒有盡力去為學校籌備建校基金，一味只曉得等政府撥款資助。

曾幾何時，當那些為學生作想的校董，教師們發動捐款建校運動時，那些最關切本身子女前途的家長，臨到要自掏腰包，有切膚之痛時，也是最先口出怨言潑冷水的人。他們在私下或公開或通過報章，寫些匿名信訴說自己的孩子為了參加捐款建校運動，荒廢學業，控訴學校處置不當。

回看學校為了擴充校舍，充實設備，使學校有優越條件來開辦諸如新數學、工藝、商科等新課程，以利莘莘學子。他們不得不運籌帷幄，搜索枯腸，如何去籌款，由於教育部只撥出所需款項的一小部份，其餘的不敷數目便由學校去承担。

為了籌足款項，學校便先發信給家長徵求自動捐款，跟着學校便舉行電影招待會，舉行娛樂市、音樂會、話劇表演、售賣彩票，最近還有長途競走贊助人等名目不同，却是殊途同歸籌集款項的義舉。

參加籌募或捐款出力的人，不管是校董，教師，學生，公眾人士都是自發自覺，見義勇為，絕沒有強迫的性質的。

但是某些不明事理的家長，却怨聲載道了，充份顯示出欲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自私嘴臉。這種自發的自助是最好的賬款方法。學生們參加是基於愛校的自發感，啟發了他們潛意識的一種歸屬感，愛護自己的學校，發揚光大自己的學校，也

是自己的一份光榮。

我以為那些為了莘莘學子而不辭勞苦，憚精竭力為使學校有更好設備的校董，教師，比之那些坐着觀望，不想辦法改進學校的校董、教師，是不知多麼使人欽佩，使人感動的，所以那些不肯幫忙，只會口出怨言的人，還是閉起嘴吧，等鐵般的事實來證明孰是孰非吧。

4·3·76



中國宋朝大文豪蘇東坡曾寫過一篇題名「認履」的文章，內容是描述劉凝之與沈麟士被鄰居誤認鞋子的故事。劉凝之與沈麟士都不願與鄰居多費口舌，馬上把腳上的鞋脫下交給鄰居。後來這兩個鄰居都把自己丟失的鞋子找回了，所以就非常內疚的向劉凝之道歉，沈麟士道歉，同時把鞋子原封交還，可是劉凝之却不接受了，但沈麟士却很和氣的接收回來。

蘇東坡便在文章的結論批評劉凝之的不是，對於沈麟士的高深涵養是讚不絕口。

比較起來，劉凝之的涵養的確不及沈麟士，不過，劉凝之在鄰居指說鞋子是他的時，便毫不反駁的脫下給他，他這樣的涵養在我們今天的社會已經難能可貴了。本來是自己的東西，却被人指說是他的，而自己便毫不爭辯的就「交回」給他，不會給人懷疑自己是賊才怪。在我們今天的社會，即使是睚眥小事，芝麻綠豆的不關痛癢，人都要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拳頭相向，更不必說原是自己的財物，被人硬指為他的，我相信那更會鬧得天翻地覆，甚至還可能惹出人命呢？

有些人在社會上歷練得久之後，許許多不必要的稜角都被磨至光潔殆淨，處人待世是比較有涵養了；但另一類人在社會上歷練得愈久，那些多餘的稜角依然尖峻挺拔，火氣越來越旺，就算是芝麻綠豆小事，也會勃然動怒的。那天學校食堂的一個小女工，由於一時疏忽沒有把一個教師所交代的食物捧來，他便很生氣，說連小女工也看輕為人師表了，太不像話，所以要求食堂主持人來道歉。一件微不足道的事，竟掀起了軒然巨波，未免小題大做。

但是，為了點小事便遷怒別人，大發脾氣，顯耀自己的權威，那是大可不必的！4·3·76

搓麻將

搓麻將在某些人是一種消遣，打發閒空無聊的時間。譬如星期天，困在家裏，看戲嗎？沒有興趣，要旅行嗎？一天的時間太短，野餐嗎？沒有味道。因此，在朋友家，或親戚家，三缺一湊夠，可以度過一日時間。

搓麻將在某些人是打發日子，比方家庭主婦，姨太太，或有閒的人，搓麻將似乎是天天的例常公事，上了癮，一天不搓便覺手癢，便覺得不好過，就像抽上鴉片者，一天不抽，全身麻木不仁，不知如何是好。有些人可以日以繼夜，廢寢忘食，搓到天昏地暗，乾坤倒置，實在值得佩服。

搓麻將在馬來西亞的是不分種族，不分年長老幼，不分文化修養深淺。不諳文字，也能意會，的確驚人。麻將之能雅俗共玩，普遍流傳，相信非創始者所能逆料的罷。在我國，麻將台上，你看到那四員大將，膚色不同，語言相異，不必大驚小怪，他們是能在融洽和睦的氣氛下玩個不亦快哉。

另外麻將還有一個好處，無論紅白慶弔，只要有二三桌麻將，便可笙歌達旦，當事人也不感落寞難度。喜事時，那碰碰聲，加重了熱鬧愉快的氣氛。喪事時，那碰碰聲，使人忘記了那沉重悲哀的事。

我對於麻將是一竅不通。那天，岳母家裏的人還拿我取笑，說我不入圍，因為岳父岳母一家大小全部能上陣，只漏下我這可憐蟲。太太好像不服氣，那天把我拉下場，她坐在旁邊指導。排列麻將，我也手忙腳亂，惹得衆人嗤笑。排好了，放在面前，我只好呆呆的看，就像天書一般，我一點也摸不着頭腦，所以打甚麼，拿進甚麼，都勞駕太太的手；我好像是在八掛陣，眼珠亂轉，心智迷糊，太太生氣了，叫我走開，我如獲大赦，舒了一口氣，拿

出手帕抹去那熱辣辣的汗。以後他們再也不叫我下場了。

搓麻將並不是甚麼很難的玩藝兒，我看到許多小孩子也會一手，大概是家學淵源，麻將不難學，由此可見一斑。

最近騷亂期間，連日戒嚴，據說有許多人也在這段期間學會了搓麻將，麻將不難學，這又是一明証也。只看本身有無那股閒情意致，和興趣盎然的態度吧了。

14·7·69



駕車在馬路上奔馳着時，往往可以看見前行的巴士或私家車或羅厘或德士上會突然飛出一張車票、一些果皮、一個烟頭，或者紙屑，迎風招展，然後墜在馬路上，使那本來光潔的馬路，平添醜陋污垢，與路旁豎立的 JAGALAH KEBERSIHAN BANDAR KITA，變成了戲謔的諷刺！

凡是人都有上過學校，（即使進了幾個月學校便輟學的人，也算是曾上過學校）。學校里有公民課，教師也常常會提醒學生不要隨地拋紙屑，要保持學校整潔，相信教師這些話對於我們言猶在耳，但是，甫出校門，什麼公民，什麼保持整潔，公共衛生，却都拋在腦後；只要自己方便，在街上，路上，看見人隨地拋棄廢物，變成司空見慣。

曾經有一個時期，政府當局對於隨地拋擲廢物的人都繩之以法，在這一段時間里，爲了怕觸犯法律吧，隨地拋物的人似乎也有點收斂了，這只是拜罰款之賜。曾幾何時，拋擲廢物之風又死灰復燃！這不已顯出入是有一股與生俱來的劣根性嗎？

住宅區的人大概都是知書識禮的人，但是，在住宅區的泊油路上，照樣可以看見包裹後的紙袋等物拋得滿地是。奇怪，只會把廢物丟到與己無關的路上，却不讓一點廢物留在自己住房的範圍內，這是一種怎麼樣的心理呀！

人只會顧自己方便，沒有想到別人，正是缺少「推己及人」的精神。是不是真的只有嚴刑峻法才能把人與生俱來的劣根性連根切除呢？

23·10·75

我們每個人如果不蟄居家園，要出外，無論去那里，都要藉助公路的四通八達，才使我們快速的到達目的地。

在吉隆坡，公路的使用是很使人不能稱心快意的。尤其是上班下班的時刻，車輛的速度已被逼成蝸行；有時發生意外，路爲之塞，排長龍那種寸步難移，行不得也哥哥的情況，更使人煩惱萬分！

我國公路的優良，在東南亞是首屈一指的，印度兄弟的功勞是不可抹煞的。可是，我們的公路常常都會陳現凹凸不平的狀況。爲了裝一條地線或是挖一條陰溝，或裝置一條水管，你可以看見公務局的築路工人才鋪好那條路，過了幾天，電訊局的工人又在挖路，不知又要安置什麼電線，或擴充什麼的，挖了又舖，舖了又挖，不知何時了，却給使用公路的人添增不少麻煩，那些臨時置起的路障，使原本已經惡化的情況更加不可收拾，往往途爲之塞，車頭連車屁股，車屁股對車頭的現象便跟着出現。公路被挖挖掘掘，修修舖舖的，已經不像剛舖好時那麼平坦舒直，豈不破壞我們享有東南亞最佳公路的美譽嗎？

因爲途爲之塞，尤其是在大熱天，侷促在那車上，燼得頭昏腦漲，燼得汗流浹背，真是火氣上升，往往爲了芝麻綠豆小事，便可看見使用公路者惡言相向，甚而大打出手，也不算新奇的事。

爲了緩和公路的阻塞情況，人們合起來共使用一架車子，是一個權宜之計。或者乾脆駕駛摩多單車，在塞車時，仍能保証暢行無阻，不亦快哉！

21·3·75

那天在一份午報上刊出一則圖文並茂的新聞，一個見義勇爲的人了救援一個被搶劫者，自己被劫匪所傷。有些人看着這個因救人而受傷的勇者的圖片，以很輕蔑的語氣說他活該，又說這是要做英雄的人的報應。我聽了這種議論，一時非常惶惑，難道說今天人心冷漠已淪至此種境地，自己不做好事，人家做好事，不但不鼓掌，反嗤之以鼻！

從這件貽笑別人見義勇爲的小事件，又使我想起不久前朋友告訴我的一個故事。在某住宅區里，有兩個女孩子正在走着時，忽然一個劫匪走上前搶其中一個女孩子的錢包，在這兩個女孩與劫匪掙扎聲中，已驚動了不少住戶，他們就像觀看電影似的，駐足而觀，任由那劫匪把那個女孩的錢包搶走；他們只會眼睜睜的隔岸觀火，不要說援手，連出口聲助陣嚇唬劫匪也生怕是浪費了。

把這兩件小事聯繫起來看，人心的冷漠是同出一轍！不過！假如同樣的事有一天發生在這些駐足旁觀者的身上，同樣是沒有人給他以援手，那時我相信他才會真正體會到人心冷漠的可怕、可恥、與可恨的吧！

10·3·76

為了配合教師節，我特地給學生寫了一篇題目是「我理想的教師」的作文。我自己是教師，對於教師的形象在今日社會的日漸低落，是感觸頗深的，因為與我也是休戚相關的。我出這個題目一方面是要知道學生心目中的理想教師是怎樣的，自己又達到了他們理想教師的何種程度呢？

綜觀他們寫下的心中話，他們對教師的期望是很合理的，縱然話中有褒貶，不過都是他們出於肺腑之言，所以我不揣淺陋，特意把一些頗有見地的片段抄錄下來，作為與有良心的同道們共勉共勵的指標。

× × ×

在現代，人們已不再尊敬教師了，要是品學優良的同學，家長們却不歸功於教師，要是有了品學不良的同學，家長們却說是教師懶於管教之故，他們以為將孩子送到學校，學生成績好壞，那是教師的責任了。就因為這個原因，教師大多心灰意冷了。每天來到學校，打開書本就教，放學了，收拾東西就走，而不注意學生的品性。

× × ×

以前和現在的教師相比，差別有如天和地，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以前的教師教書很認真，而且很嚴。所以學生們都聽從教師的指導。不過，現在的教師也有好與不好的。他們有什麼不好呢？因為他們懶惰，喜歡浪費時間，也沒有讓學生做作業，這樣一來學生的成績是不會好的。其實他們只是為了拿幾百塊的薪水。

× × ×

教師的工作原是神聖的，受人敬仰的。可是時下的教師，使人敬仰的却很少。這是為什麼呢？原因便是有些教師時常無故缺席或課餘時在家里賭博。

，把學生們的功課拋到九霄雲外。

× × ×

教師們的責任只是到學校教書，下了課，各走自己的路，不像以前那樣，師生之間打成了一片。而且現代的教師有些只是來學校表演她們的服裝，有的叫學生不應該賭博，可是本身却賭得忘却了教師的尊嚴。

× × ×

有些却是上課鐘一响，隨手拿了一些書本，在教室裏嘰哩呱啦的啦了一遍，也不管學生是否明白，一聽到下課鐘響，又往別間教室照例的啦了一遍。

× × ×

最好的方法便是親切地和他的學生相處在一起，盡量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千萬別爲了要他們早交學費，就要限定在三天內交啦或是沒有錢就不要來上課啦等這些話，然後是一副鐵板的臉孔，表面上他們是順從你，心裏却一百萬個不願意，這又何苦呢？換句話說，你如果心平氣和的解釋遲交學費的種種不便給他們聽，讓他們了解教員的苦衷，可能他們還會設法早交呢！

× × ×

有些教師性情很壞，在家裏和家裏的人相罵，來到學校拿學生們出氣，爲了一點小事而大罵學生一頓，甚至還把學生趕到教室外晒太陽。這種教師實在是不應該，學生不敢來上課，有的是怕教師而不來。

× × ×

尤其是中學生，因爲他們已經懂事了，如果他們做錯了事，要好好的教他們，因爲有些學生心內有難題，不敢問先生，收在心內是多麼的難過，想

問，看到他死板板的面孔，都覺得怕了。

× × ×

如果有一位教師要使到學生們尊敬他的話，他便應該把惡習慣改過，多了解學生，不要過份的處罰學生，教書要教到學生們完全明白爲止，不要趕着把課教完，但却不可討好學生，以博取學生的擁戴。

× × ×

對於一個人來說，除了父母親之外，教師的恩惠是最深的了。一個人的一生，有一大半時間花在學校中，因此老師對於學生的影響，也相當大。

教師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他們爲國家社會教育出數以萬計的學生，培養出多少優秀人材，國家棟樑。好教師教導下一代，使到他們走上光明大路，做有用的人，因此我們千萬要記著老師的恩惠，教學的工作令人敬佩，感動。

× × ×

中學生年紀都在十五六歲之間，如果不仔細觀察，以爲學生是隨波逐流，不分是非好惡的，其實，看了以上摘錄的片段，我却看出他們是是非分明，眼睛雪亮的。

1975

教書是良心的工作

那天開教務會議，校長在會上講話中對於教員頗有微詞，他說，一些教員上課時，坐在前面講書，那些學生却在翻閱連環圖書，教員明知也隻眼閉隻眼閉，不加理會，校長間接是說教員不負責任。

教書的確是良心的工作，可是時移境遷，今日的教師所面對的環境，所面對的學生已今非昔比。老實說，一個負責而以教書為良心工作的人，他的確是要有極大的耐心，很大的勇氣，很大的犧牲精神。拿前面校長舉的例子來說，那個教員之所以不理會那些上課看連環圖的學生，他是抱着明哲保身的態度。因為他管起來，勢必與這些頑劣學生樹敵，因為今日的頑劣學生不單只給先生取花名、放綽號，在後面扮鬼臉，甚至靜悄悄的把教員的車子劃花，還有變本加厲的，有恃無恐的向教員挑戰。最近北毗叻的一間學校便發生一個學生以飛腿踢女教員的事便可見一斑。

既然獻身於教育工作，不必因為種種不如意便因噎廢食，只有踏實的面對各種各樣的挑戰。為了教育工作，只好咬碎銀牙和血吞了！

有一個校長曾經說過：「我們現在施予學生的，他們未必肯接受，他們會詛咒我們，恨死我們，但不要緊，將來他們長大了，他們便會覺悟我們今天施予他們的是多麼寶貴，而又使人珍惜的。」我就以這些話與同道們共勉吧！

從收學費說起

每次月頭向學生催學費的確是一件不討好，既費神又傷腦筋的事。有些家境貧寒的學生，加以品性頑劣，功課又一無是處，（學校要幫忙也是無能力），一推再推，積壓了兩三個月仍未交的也大有

人在。

每每向這類學生收學費時，心裏不免有點內疚，因為他們在學校裏由於程度太差，本身又無誠心向學，根本什麼都學不到；他們來學校等於按時按刻被「關」在學校，然後按鐘到點他們又被「釋放」回家。他們根本是浪費自己家長的錢。有時同事彼此閒聊也有討論到這個問題，為什麼這些家長們不趁早讓他們去學一些手藝，以便將來謀生，總好過在學校浪費時間，同時又免給學校添加麻煩。當然我們不以為這種看法是一定對的。

最近有一個問題學生向一個教員挑戰，校長便請他的家長到來，給兩條路她選擇，第一就是當衆鞭打這頑劣的學生，第二就是開除，馬上停學。結果這位家長是選擇第一条，她眼睜睜的在全校學生面前看着她的孩子受罰，當然我們不知道她的感受如何？不過，據她透露，她很早就沒有丈夫，含辛茹苦養大幾個孩子，現在每個孩子已經羽毛豐盛，不受她管束，他們喜歡怎樣就怎樣。這是一齣貧窮家庭悲劇！

看看這個例子，所謂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相結合，根本就是痴人說夢話！

不過由此也可看出頑劣學生的造成，除了社會風氣的感染，家庭背景却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再深究下去，那可是一篇頗長的淵源有自的源頭了。

1974

財政部的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經濟報告顯示馬來西亞人口的四十巴仙的家庭入息每月只有一百四十元而已！貧窮剝奪了多數孩童受教育的機會，也導致他們沒能力改進生活程度。這是公認的馬來西亞學童面對最大的難題。根據調查的統計，有八十巴仙從貧家來的學童在初級中學階段便先後被淘汰掉，比諸只有九巴仙從比較優裕的家境來的學生在小學階段便被淘汰掉，兩相比較，顯然有天壤之別。根據一九七四年的統計在二百一十万的在籍學生中，有三分之二是小學生。

從貧家來的學童，一旦家長生病，他們便要承擔照顧幼小弟妹的責任。重男輕女的觀念在貧家尤其顯著，家長多數以經濟負擔為藉口，只讓兒子上學，却把女兒留在家里管理家務。早婚在窮鄉僻壤還頗盛行的今天，更鞏固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落伍觀念。無知是教育普及的一大障礙。有許多家長未曾為他們已到入學年齡的孩子登記入學已不是新奇的事。有一個孩童因有重聽的毛病，功課跟不上，而被家長逼令退學，等到過了一段長時間，家長才發現他的重聽毛病，替他配上助聽器，才想到重新把他送回學校，那時由於他輟學太久，年歲增長，已經沒法子再安排他回去學校上學了。根據一九七〇年馬來西亞盲人協會的調查，有四·六巴仙小學和十一巴仙的中學生都患上或多或少的近視毛病。由於經濟的問題，有許多視線或聽覺有毛病的學生，不能及時配上眼鏡或助聽器，曠時費事，而影响到他們的學業，造成成績低落，被逼輟學。

多數的孩子並不是因為智商低，而是家境窮困，才造成他們不能適應學校的需求，是很令人痛心的事。許多學童的會話或理解能力根本在家里便沒有得到適當的指導，加上又沒有受幼稚園教育的機

會，當他們初次踏入校門時，學校對他們是陌生的，同時比他們同等年齡而有受過幼稚園教育的同輩又相形見绌，因為他們還不會讀，不會算，也不會寫，造成日後他們的學業越來越差，不幸的在小學階段便知難而退了，比較幸運的，也不能通過初級中學的階段。

有一些家長還保存迂腐的思想，孩子或已經完成了初級中學的課程，如果找不到合意的工作，他們情願讓孩子賦閒在家，供應他們生活所需，也不願讓出來做粗重的工。這樣把孩子驕縱慣了，一旦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便會铤而走險，參進犯罪的行列。

教員常常投訴家長逃避責任，他們不但把傳授知識託付給教師，甚至孩子的品性、道德也一古腦兒的推在教師身上。現在學校裏有教師家長協會的組織，但並不很成功，因為每次召開會議，出席人數往往是教員多過家長。家長們本來可以憑藉這種機會與教師取得聯繫，使家庭與學校教育能進一步攜手合作。

受教育獲取優良的文憑是現代社會的敲門磚，是職業的保障，也是家族的一種榮耀，所以許多家長們不惜犧牲，也要讓孩子受良好的教育，家長也因此對兒女的學業功課成績也寄望頗高。如果兒女的成績佳，家庭父母子女之間也相處融洽；反之，便造成了家庭成員彼此間不必要的隔閡。

曠課與少年犯罪，仍未構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學生逃學可能是健康不佳，交不出學費，沒能力購買課本、制服、鞋子，或者買不起長期來回車票，這些都是貧窮造成的。也有是家庭一時缺少人手幫忙家務，只好留在家裏。當然有些是無故逃學的。無可諱言的，我們現有的教育制度，似乎只是為傾

向於學術研究的學生而設，過於注重考試成績；却忽略了特出或智商低的學生的需求。教師的教學態度也是值得檢討的。逃學的學生是因為得不到教師的關注，或者是教師教學無方，使他們覺得處身在教室枯燥無味，而才出此下策。教師的關心與鼓勵是能幫助從貧困家裏來的學生，克服某些困難的。

至於吸菸也仍未構成很嚴重的問題，不過，我們也要防患未然，及時關注。

今年政府已開始施行借貸課本的制度，這是鼓勵貧家孩子能繼續升學的有效辦法。

幼稚園教育如果能伸展到窮鄉僻壤，使貧家孩童照樣能分享到像城市孩子同等的利益。

學校應有醫療的組織，那麼，學生身體的缺陷，便能及時發現，而能有效的矯正。

由於學校的大部份學生來自貧苦家庭，如果能施行配給牛奶及其他乾糧予學生，使貧富學生的鴻溝盡量縮短，未始不是提高貧苦學生學業的有效步驟。

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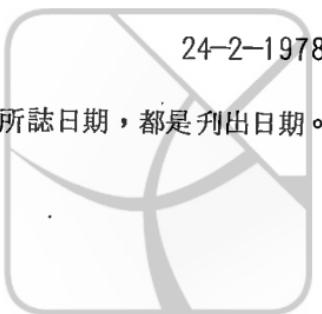
收集在這本小書裏的文字，除了三幾篇是舊作，大部份都是近一兩年寫的，現在裝訂成書，真是「書被催成墨未濃」。

這些篇章都不是什麼經世濟時之作，只是記錄了個人的一些生活感受；作為一個人，又是置身於這個五花八門的世界裏，總是會有一些感觸的，我不自量力，抒之於筆端，形之於文字，對讀書界諸君是否有所裨益，我未存什麼奢望，那就當作自己人生歷程的一點記錄吧！還期待高明讀者的指正了！

「文藝春秋」主編甄供先生和老同學徐君先生為本書寫序，周先生和胡先生在出版事宜的諸多協助，陳幹逸先生代為設計封面，這裏都一併致以崇高謝意！

24-2-1978.

註：本書各篇所誌日期，都是刊出日期。



內容簡介

本書收集了作者近年來所寫的五十多篇雜感和隨筆，其中大部份曾在星洲日報副刊「文藝春秋」發表。集中文字「言之有物」、「文筆凝鍊」，對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頗有一些真知灼見。與作者前此用不同筆名出版的「路過文冬嶺」相比較，在思想內容與及技巧各方面，顯然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出 版：泛亞圖書（馬）有限公司
72-C, Jalan Sungai Besi,
P. O. Box 2519, Kuala Lumpur.
承 印：長城印務局
吉隆坡舊古仔路五二一號
封面設計：陳幹逸
定價馬幣：一元二角正
出版日期：一九七八年四月卅日